

小偵探
怪
奇
案

小偵探
怪
參



怪 犁 案

譯 者 人鏡學社編譯處

施樂庵 Sherlock Holmes 平居遲起。唯蒞事必夙興且夜寐。一日施適蚤餐。余立鑪邊之氍毹上。拾視昨夜某客所遺之杖。木質堅美而首圓。狀如庇能律師。及年老醫生所持者。杖端嵌銀寸許。上鐫一八八四年。C.C.H. 同人贈馬田牧 Mortimer 醫生數字。余審視間。施忽詢余曰。屈臣 Watson 子何所見。時施背余坐。不見余觀杖。余亦未露聲色。因異之曰。子何以知之。豈子腦後有目邪。施曰。非也。予覺一光影映余之咖啡銀鎰。屈臣盍以子之所見告予。吾恨不遇昨夜之客。未獲知其來意。然察其遺物。或可想見其爲人。子試思之。余遂依施平素驗物法而細察之。既而曰。吾觀馬田牧乃一年老之名醫也。

人多敬之。故贈彼杖。施題之。余繼曰。且吾思人愛彼之故。緣彼爲鄉中醫生。常徒步造病者。施曰。何以見之。余曰。彼杖雖美。然已曲矣。若大都會之名家。醫尙肯持之乎。且杖杪之鐵鎚。鏽迹爛斑。非久用何以致此。施曰。其然。余曰。誠然。第 C.C.H. 三字。不詳其旨。以吾臆度。即 Hunt 獵會約三人五知己暇時也。意謂某獵會之人有創馬爲瘡之故。贈此杖以爲報。言次。施欠伸。然火吸雪茄。曰。惡子奚敏悟也。昔子記吾之偵探案。恒自掩其才。殊不知子時發一二語。實足啓予。子或不自知。蓋人固有其才不足以獨任一事。而使之隨能者之後。偶出所見。以互相討論。使人觸類旁通。得其要領者。爾恒有之。余從施遊以來。施未嘗嘉余一言。即余贊歎其才。彼略無矜色。余記其偵探案以餉世。彼亦漠然。今忽出是語。余喜可知。豈余已得其術。億則屢中歟。嗣施從余索杖觀之。陡若有所觸。遂棄雪嘉。攜杖至窗前。持顯微鏡細察。

片晌返座曰。雖未能透測。但已稍得端倪。頃子所料。不無一二。但未盡然也。余方竊喜得其故。聞施言。因漫應之曰。豈尙有吾未及見者乎。吾謂揣度無遺矣。施曰。吾恐子所揣度者。多與此相反。頃吾云子能啓予者。謂以子之誤。而反令予得其情耳。雖然。子頗能料及一二。馬果爲鄉中醫生。而多徒步者。余曰。然則吾言蓋不謬矣。施曰。子技止此乎。余笑曰。此亦足矣。施曰。否否。不然也。吾意謂彼之杖。乃某醫院同人所賸。非獵會也。C.C.H.三字。非遐齡醫院 Charing Cross Hospital 之省文乎。余曰。子之言或近之。施曰。倘予言不謬。則由此推度。馬爲何許人。當亦匪難。余曰。脫如子言。則彼究爲何許人。施曰。子嘗習吾驗物法。盍再思之。余曰。若據子云。則馬曾學醫于遐齡醫院。今則行道于鄉間。施曰。誠然。不特此也。子能否度此杖之贈在何時。其同人何故贈之。吾意謂之子言邁。朋儕勝物。以籠行路。此杖之來。或在馬辭院如鄉時。

也。余曰。近之。施曰。在大都會醫院爲醫生者。必于此道三折肱。治症多效。乃能充之。既獲厥職。鮮有願舍此而轉圖于鄉者。馬肯爲之。其必非醫生之列可決矣。吾意彼爲留院副醫生。稍高于卒業學生者。更以學醫年格論之。彼離院纔五載。決非老邁。而立之年。庶幾近之。彼爲人。諒必忠厚。但無大志。且善忘。而嘗豢一猗狹。施言畢。隱几吸雪茄。吐烟作環。幾盈斗室。余笑曰。子之言多半懸想。吾無以質之。弟欲確知其年歲職業亦匪難。遂于架上取醫生名錄翻閱。中有數馬田牧。西人之名多同。唯一酷肖吾等所忖度者。因誦曰。馬田牧。醫學生。乃禡豐 Devonshire 府雅模 Dartmoor 縣吉臨 Elmore 鄉人也。曾爲荷蘭醫學會記室。于一八八二年入遐齡醫院。充留院副醫生。一八八四年出。院。曾考醫學受賞。且嘗著醫論數種。施笑曰。吾頃所料不謬矣。予觀醫生名錄中。何嘗言及獵會乎。至于謂彼爲人忠厚而無大志。且善忘。亦無難見。彼

離院而同人贈杖以作紀念。非忠厚而得人敬愛乎。中途出學。不希望升正
醫生。非無大志乎。訪余不遇。不留刺而遺杖。非善忘乎。余曰。三者既聞命矣。
然子謂彼參一猗狹。又何所見而云然。施曰。子不見其杖端有齒痕乎。據齒
痕而度其大小。則當爲一西班牙之小犬。語次起繞行室中。時而倚窗喃喃。
不辨作何語。余復問曰。子深信無誤邪。施忽喜形於色曰。屈臣此非馬之猗
狹歟。已歷階而升矣。其項環之字亦旣見矣。子姑默俟之。昨夜之客。蓋已來
矣。子不聞跔跔登樓之聲乎。子與彼同道。子在斯。或有助于予。吁。爲醫生者。
將何求于偵探邪。語次。客叩門。施應曰。請入。客遂推門進。余觀其貌。大異吾
意中所料者。身形而長。準如鷹嘴。年雖少壯。而背已戚施。垂頭漫步。一若不
勝謙恭之態。衣醫生之服。但不修潔。且已薰陳。袴亦多縐紋。入門驟見其杖
在施手中。喜曰。吾初以爲遺於某船行。不意竟在此間也。今復得之。何幸也。

施笑問曰。杖爲友人所贈邪。馬曰然。施曰。贈者爲遐齡醫院同人邪。馬曰然。書結縕時。同人所賸也。施聞之搖首曰。誤矣。誤矣。馬訝曰。何謂也。施曰。子之言出吾意表。子不云緣結縕而得杖乎。馬曰然。余娶後辭院歸里。以刀圭謀衣食也。施曰。然則吾之揣度尙屬不遠。馬醫生今來將何所商也。馬曰。吾不過一留院副醫生耳。若云醫學。正如入海探珠。今甫至岸傍。僅拾一二蠟殼耳。豈敢當醫生之稱乎。施先生。吾今欲與君商一事。不願他人所聞。施曰。彼乃吾好友屈臣也。子語無妨。馬顧余曰。吾素聞君之名。與施並稱。吾甚願見君也。語竟復顧施曰。吾未嘗見有腦巨如君者。今觀君之腦。自左至右。廣于院中。使後人觀之。諒必無限稱賞。語次。施挽之坐。曰。予觀君亦好事如我者。且自前至後。君許余以手量之乎。倘他日君歸道山。將此腦骨皮諸體格博物院中。使後人觀之。諒必無限稱賞。語次。施挽之坐。曰。予觀君亦好事如我者。且吾從君食指上見之。知君必自作烟卷而吸者。今盍試一爲之。馬遂於囊中取紙以捲。其指極長。捷若蠶鬚之掣動。時施默坐注視馬田牧。少頃曰。君昨夕

訪予不晤。今日又過訪。諒非專爲驗余腦而來。馬曰。吾固久欲一見君之腦。第今來誠不獨爲此。吾本無才。邇日遭一蹟事。余素推許君爲歐洲第二人。施卒然問曰。然乎。誰爲第一人者。馬曰。其第一人乃學鏡千古。知周萬殊。雖大格致家如巴德綸 Bertillon 亦心折之者。施曰。君何不覓伊商之馬。吾推其爲第一人者。乃于格致學耳。若云察事。則吾以君爲第一人矣。施曰。願君母空談。君今來。究欲商榷何事。馬曰。吾囊中有一冊。施曰。當君入時吾已見之。馬曰。此舊冊也。施曰。吾度必爲十八世紀之物。否則必係贗者。馬曰。子何以知之。施曰。與君語時。此冊從囊中露出寸許。既自命爲偵探。而不能辨一二百年之物。豈不媿煞。予曾著一辨論舊簡冊之書。君讀之。必知予能推度此物也。予今度君之冊。必爲一七三〇年間之物。馬遂出其冊曰。此實一七四〇年之物。乃葩史 Baskerville 公查禮 Charles 先世之遺訓也。查親授余

收貯者。查已於三月前遭不白之死。彼乃余之好友。且余爲彼恒醫。

泰西頭者常延一醫

生雖無疾亦時診脈故曰恒醫彼爲人敏慧剛勁。素無疑惑。獨于此事。則宛若預知其必遭慘

死者。施遂以其遺訓展于膝上。顧余曰。屈臣子試觀之。其蓋其時人寫此字多作長短形字或長或短。即

此吾已知其年代。

蓋其時人寫此字多作長短形

余隈施肩觀之。見其上書葩史宮。下署一七

四二年。施曰。此遺訓載一要事乎。馬曰然。此乃載葩史宮一故事。施曰。吾料

君今日覓余。必另有邇來要事。馬曰。成然。有一要事須廿四小時內決之。但

此遺訓。於此事極有關係者。今試誦之。施于是遷几交睫。騎指靜聽之。其文曰。

葩史宮妖弊之事。人言不一。顧我爲葩史公鴟噔鴟噔之裔。且親聞吾先

考所述。故今日吾作斯文。事之顛末。宛在目前也。吾子聽之。夫天罰人之

過。亦未嘗不許人悔過。故籲天禱告。自怨自艾。未有不邀天宥者。吾今書

此事告汝。汝輩勿恐先人作孽。必貽汝災。第能幹盡補過。庶幾天心悔禍。

汝輩其保令終。或不再罹妖障。蓋當吾國亂世。葩史宮爲鴟噭所居。鴟爲人淫暴。至今人猶言之。鴟嘗悅一農人之女。其女不從。會秋日。鴟瞰其父兄之亡。帥數無賴虜之。幽于高樓。鴟與無賴狂謌縱酒于樓下。鴟之聲素惡。被酒益甚。女聞之驚悸。恐迫之際。忽出冒險圖存之計。雖洸洸武夫。無此勇敢。其事維何。可憐此如花少女。竟敢從數仞樓頭緣一柔簾躍下。且不畏此偌大荒涼曠野而遁。既而鴟哦爛醉。携酒登樓。思媚彼美。詎知已如鳳皇破笯而逸矣。斯時鴟憤怒之狀。凶如魔鬼。奔下樓。躍登浪檻。亂擲觥。七切齒曰。寧失吾之肉體靈魂。今夕誓必復得此女。衆無賴聞之。亦不勝憤激。中有一人。較他人凶且醉。應聲曰。曷不嗾獵狽逐之。鴟聞其言。輒命圉人整其鞍。及縱其獵狽。且擲此女。遺巾與之。泰西之獵犬解臭氣味故欲使逐其人必以其人物與之。遂登騎帥羣狽。乘月跡之。衆無賴相顧不知所措。少選。僉曰。蓋同逐之。斯時

室中人聲鼎沸。有呼取吾鎗者。有呼整吾鞍者。于是十有三人。聯轡而出。時月色甚明。度此女必由之路尋之。約二三里。遇一夜牧羊人。問其曾見一少女過此否。牧羊人大驚。不能言。有响。始曰。然頃見一女子被獵逐之。且見鴟峨騎一黑駒隨之。復有一猛獸逐鴟後。獸之巨。目所未睹。衆聞之。以其妄言。叱之。仍前進。無何。忽見鴟之馬反犇。口沫橫飛。轡勒紛墜。鞍上已無人矣。衆戰栗不已。知必遇意外之事。咸有畏心。所恃者人衆耳。但行甚緩。不數武。見頃縱之獵。其獵素稱悍鬪。然今見之。全喪其威。唯羣聚。獮吠。一二頭狼狽而走。一二頭睜目望谷口。衆遂止焉。斯時衆無賴。驚怖之下。沈醉皆醒。咸不欲往。唯有三人膽獨壯。仍前往。至谷口。一望秋月淒涼。荒郊寥廓。中有二石危立。此女已仆其傍。鴟亦寢焉。且有一龐然黑獸。形類烈獒。冷痏鴟之咽喉。三人見之。毛髮竦然。獸忽回頭。瞪目張狀。彼三

人肝胆俱碎。速反葬。沿途呼救而歸。其中一人是夕因驚斃命餘二人受驚後。遂至顛癇終身。吾子聽之。斯即吾家之妖障也。我今以告汝輩。使汝輩不必猜疑。引爲驚恐。且囑哦死後。吾家不善終者累接。但上帝責人之罪。自一世以至一世三世。必不責矣。汝輩自今以往。託庇于上帝。其慎無恐。唯吾屬汝輩夜勿適野。蓋荒郊妖祟時作也。汝輩識之。毋忘斯言。此書與吾二子榮嘉 Roger 及遵 John 且戒勿以此事告汝妹阿麗 Elizabeth

讀畢。遂推其鑊匙于額上。注視施樂盦之顏色。時施作數呵欠。執雪茄彈其灰。長嘆一聲。馬曰。予以爲奇否。施曰。好談奇者。必樂聞之。馬復出一舊報章。曰。吾今更告予邇來之事。此乃是年六月十四日。諦豐報章。論查澧慘死之事甚詳。施復正襟危坐。默聽之。馬遂整其鑊匙。誦其報曰。

葩史公查澧之慘死。諦豐府全部人民爲之不樂。何也。蓋諦豐下期選舉

時。將推查灋爲彼處自由黨代表人。雖查灋居葩史宮未久。而其爲人溫和慷慨。凡與之遊者。無不敬愛之。當其家日替時。忽得此人賈于非洲。獲鉅貲而歸。興復舊日之門第。豈不快事哉。且查灋無子。嘗云將以其私財爲補嘗謀公益。故歸雖兩年。而地方自治政策。改良不少。今一旦罹災。人亡政息。爲之痛惻者。不知若干人矣。至其生平之慈善事業。已疊登本報。無煩贅述。

查灋一死。異論紛起。或謂被人害者。或謂死于妖孽者。然旣經驗無創痕。雖未得其致死原因。而浮言自此少戢。查灋旣爲鯀夫。溫恭之態。一如牧師。家雖巨富。自奉維約。宮中瞽御。唯一世僕。名巴Berrymore體坡及巴之續二人而已。巴爲紀綱。續爲之佐。據巴言及查友之言。則知查久有心病。顏色常變。且時氣喘。馬田牧醫生爲彼好友。只爲彼之恒醫。所言亦復如

是。則斷非虛構可知。聞查澧每夕必于其宮前之柏術閒步一周。然後就寢。巴亦云其每夕必如是。未嘗有間。當六月四日。忽言詰朝將之倫敦。命巴代檢行裝。是夕亦如常行此柏術。至十二時。巴見寢門尙闢。知查猶未歸寢。訝之。携鏡尋覓。是日會微雨。路上之足跡分明。觀其足跡。似彼中途一短扉處。貯立良久。此乃通曠野者。及至柏術盡處。則見查仆地上。視之。已死矣。巴之供詞云。查澧自宮中至扉處之足跡。則不改常步。而從扉至柏術盡處之足跡。則若以趾尖疾走者。是夕有一西蘭敗馬客。名柯胖。MEET在曠野。柵死處不遙。詢之。柯云。適是夕大醉。不知其事。僅曾聞呼救之聲耳。然亦不知其何來。但查尸無創痕。據驗尸醫生云。其全體之筋絡盡縮。幾令人不能復識爲查之形貌。蓋氣喘之病。及心虛之症。死者恒多如此。是以亦不能以此爲異。及剖尸驗之。知其體質久虧。驗尸醫

生之決判如此。與馬醫生所言皆同。雖未能定其確否。但似應如是決之。何也。因他日繼查澧者。仍湏宮其宮。事其事。倘驗尸醫生不如是判。則里巷浮言莫尼。誰敢居是宮乎。今聞應繼查者。唯其從子謙勵而已。前聞其僑寓美國。今未識尚在否。聞已訪尋之矣。

誦畢。復置之囊中曰。施先生此即外間所論查澧之慘死也。施曰。吾甚謝君。使我得聞其事。當時吾亦嘗見他報載此事。因是時當吾偵探寶石案。兼有請于教皇。故舍置本國數案。然此報之說。乃當日之議論乎。馬曰然。施曰。吾人亦須自尋一見解。遂凝神思索。馬遽然起曰。若是。則吾當告子一事。吾未嘗語他人者。亦不曾告之驗尸醫生。蓋知其爲格致之人。必不信此不經之談。且吾亦如某報之意。恐葩史宮將來無人敢居。矧浮言紛紛。吾更不欲出此荒唐之說。因此二故。吾寧知而不言。即言之亦無濟于事。唯今則不能不

罄之于君。蓋禘豐一隅。居人甚稀。故凡宅此者。互相往來。周旋頗密。且數里之間。文人更鮮。唯有鯉鳧宮 *Lafller* 之符輦。*Frankland* 及物學博士是倜 *Stapleton* 二人而已。查灋歸隱而多病。恒延余診脈。故相處最密。且彼在南斐洲。時曾事格物之學。故常與吾儕促膝燈幕。論蒲梓民 *Bushman* 及葛天佗 *Hottentot* 之剖尸法。數月前查之神經分外衰弱。其腦筋幾欲斷。緣其將鴟噔之事。常繆于心所致。彼雖常徒步出外。唯夜間絕不野行。一如知有妖物俟彼。出則必害之。且每言其先祖事時。形極煩憂。若常懷有不祥之事將至者。更恒問吾夜間出診。曾于曠野見甚怪異。及聞狺狺之聲否。如是者不知幾度。問時皆極爲著意。非無端閑談者。查未死之前二十餘日。一夕吾乘高板車過其家。見查立門外。吾下車至其前。見彼狀甚恐懼。翹首遠望。若有所見。吾急四顧。瞥見一物。形類小馬。余趨視之。倏然而逝。查因而不安。吾遂留

焉。查即于是夕以彼先人之遺訓授吾。代貯可見其將死。先有朕兆。就其頃見者而論。雖屬可疑。然不值如是之驚悸。查之欲往倫敦。實吾勸駕。蓋彼之腦已傷。且懷此無端憂慮。有害衛生。吾意令彼居大都會數月。釋其戒心。冀其神魂可以寧貼。是倜之意亦與吾同。故亦勸之往。詎識去遲一日。輒遭此慘死也。當查灑死之夕。巴醴坡即命圉人畢堅 Perkins 往告余。時雖夜深。幸吾未睡。故能于一時間即至葩史宮。聽巴之言畢。即入柏衙驗察。至短扉處。果知查佇立于此。頗久。從此已往之足跡。則顛蹶不同。吾細驗。輞沙上。除查巴二人之足跡外。更無他人。余未到之前。其尸未嘗移動。吾視之。見尸伏地上。兩手伸開。指挿入地中。面貌抽縮。大異平日。唯絕無創痕。據巴言。頗有未盡。彼云尸之四周無他印跡。唯吾細跟尋之。似別有形跡。約畧可辨。施曰。足跡乎。馬曰。然。施曰。男乎、女乎。馬耽耽視施。低聲曰。乃巨獒之足跡也。余乍聞。

爲之一驚。馬言時。亦甚怯。施亦有驚訝之色。目灼灼有光。因其每得案中之關係時。常若是狀。忽而問馬曰。汝見之確乎。馬曰然。吾分明見之。一如今之見汝。施曰。子胡不言。馬曰。言之無濟。施曰。何他人不見。馬曰。因其距戶約四丈餘。他人皆不留意。倘吾未聞其妖獒之事。亦不以爲異。施曰。曠野不少牧羊之狼狽。馬曰。此跡決非牧羊之犬也。施曰。甚巨乎。馬曰。亘。甚。施曰。其夜天氣若何。馬曰。雖潤。但無雨。施曰。無雨乎。馬曰。無。施曰。其柏術之形勢可得聞歟。馬曰。可。此術廣二丈。兩傍草菌每六尺。夾道植葵柏。繞以竹籬。高可一尋。施曰。籬間是否有短扉。馬曰。然。有一扉通曠野。施曰。他處尙有穴巢否。馬曰。無。施曰。然則此術唯有兩門。一達宮中。一通曠野而已。馬曰。否。術杪尙可通達暑室。施曰。查之死處。是否逼近這暑室。馬曰。約距十六丈。施曰。馬醫牛吾有一關係問題詢君。君見犬之跡在路乎。抑在草乎。馬曰。草上並無痕。

跡。施曰。然則近扉處之路乎。馬曰。誠然。施曰。君之言吾甚樂聽。尚有一事吾須問君者。其時扉閉邪。抑啓邪。馬曰。局之。施曰。扉高若干。馬曰。約四尺。施曰。然則可躍過矣。馬曰可。施曰。扉處有分明之足跡否。馬曰無。施喟然嘆曰。何以無人驗之。馬曰。吾曾驗之。施曰。子驗之無所見乎。馬曰。太踈蹣不辨。但查約立此有十五分鐘。施曰。子奚知之。馬曰。吾見其雪茄墜灰二次。是以知之。施曰。善。屈臣此人之聰穎類夫君。第其足跡究何如。馬曰。查于此踐踏太多。四圍皆彼一人之足跡狼藉。時施以手拍其膝。恨曰。倘當時吾得一一驗察。必能洞悉。奈何今日跡已全湮。不可復睹也。馬醫生汝不早來尋余。子之咎也。馬曰。施先生倘吾來尋君。必須將斯言告于衆。吾不云不欲將斯言告于人乎。施僥曰。子胡不直言。馬曰。此事雖有精明練達之偵探。亦無從施其技。施曰。然則汝謂鬼妖乎。馬曰。不敢決其必然。施曰。不然也。子實有是念。馬曰。

查死後吾嘗聞一意外之事。迨今思之。查澧之死似有命定。施曰。何也。馬曰。查未死之前。已有人在曠野見一放光奇獸。酷肖昔日噬鴟噦。其異狀誠格物家所未言。吾已詢于一胆壯鄉人。一釘馬掌匠。一曠野農夫。三人所言皆同。吾實告君。此處爲一極荒涼之曠野。非胆壯之人。毋敢夜行者。施曰。君乃格致之人。亦信此無稽之言乎。馬曰。吾不自知何故信之。施聳肩曰。吾從來所偵探者。皆世上之事耳。雖然。吾亦曾與爲鬼爲蜮者鬪。若眞與妖魔作敵。誠非吾所能。但君須知之。既有足跡者。即爲有形體之物也。馬曰。昔日殺鴟噦之怪物。亦何嘗無形體。故能齧其喉。喋其血。第今恐已化爲鬼物矣。施曰。君未免信此邪說太甚。馬醫生子既信之。又何必來覓吾也。汝口旣云斷難得查死之故。而心實欲尋之乎。馬曰。吁。吾未嘗作是語也。施曰。若是。則吾何能飲君。馬遂看其時表曰。過此一點一刻。謙勵將至。

吾不知所處置彼之法。故來求教君耳。施曰。謙勵即繼查灤之人乎。馬曰。然。查灤死後。吾爲彼分家產之人。故訪尋此子。知彼在坎拿大開墾。爲人忠厚。故召歸承嗣也。施曰。然則必無他人與爭此家產乎。馬曰。無。查灤兄弟三人。查居長。仲弟已沒。遺一子。即謙勵是也。季弟名樂家。 *Edgar* 淫暴如鴉哦。不容于故國。遂竄居于中美洲。于一八七六年未婚而逝。今舍謙勵。別無他人。吾已約一點五分鐘內須到和大 *Hatelo* 停車場送彼。吾曾得伊復電報。云彼今早已抵稍烟亭。*Southampton* 彼至時。吾應何如處置。施曰。豈彼不宜歸葩史宮乎。馬曰。然邪。否邪。前嗣位者。皆罹慘死。使查灤有靈。亦不欲吾使其家之獨子。嗣服之新君。處此險地。但爲彼地公益計。則又不能不令其仍居此宮。否則查一死。其前日所爲之美政盡息。吾恐已有偏見不明。故特請命于君。施稍思移時曰。尋君之意。謂曠野有妖。必盡殺葩史宮人乃止。馬曰。吾

不敢無此意也。施曰。果有妖。則在倫敦亦能祟之。與在禱豐無以異。馬曰。施先生。君視此事何輕也。吾知子之意矣。子謂謙勵處禱豐與處倫敦皆平安無恙乎。今尙有五十分鐘。彼行將至矣。君何以教我。施笑曰。君今宜牽伏于門外之猗猗。登車趨赴和大停車場。迓彼。馬曰。晤謙時將何如。施曰。子但勿以此事告彼。俟余熟思之。馬曰。然則待君若干時。施曰。約廿四時間。最妙則明早十時子偕謙勵過吾。當有以告君。馬曰。謹奉教。遂將與施之約。書于白襯袖上。匆匆而起。徬皇之形。見諸顏色。及梯。施急止之曰。且緩。吾尙有一語質君。君謂查未死之前。有數人曾于曠野見一妖物。究有幾人。馬曰。三人。施曰。尙有他人見否。馬曰。吾不知之。語竟。遂辭去。施復坐。意甚得。似忻獲一奇案。偵探也。忽顧余曰。屈臣曷不出遊。余曰。吾不願出。倘有佽于君。則敢不奉教。施曰。否。吾今無事求子。但此案極奇。須靜思之。子出。吾能默坐思索也。

子過某肆。請代購一磅最辣烟絲。遣其送來。且請子暮然後歸。余知吾友須靜坐思索。將所聞之言。反覆推求。察其是否真贗。余遂理衣出。終日在總會。至暮九時始歸。入廳事門。甫闢。見室中濃烟盈溢。燈光亦爲之罨罩。吾幾疑火災。旣入。臭烟味。知爲最辣之烟絲。刺吾鼻觀。頻頻作咳。從濃烟中隱約見吾友趺坐于合歡椅上。口含黑泥烟管。傍置圖牘數束。忽問余曰。屈臣子被寒乎。余曰。非也。因子吸之濃烟。使吾咳耳。施曰。子惡烟濃否。余曰。濃甚。濃甚。耐也。施曰。可推窗。子竟日在總會乎。余曰。然。子何知之。施笑曰。子去時微雨。路必泥濘。及子歸來。衣履無泥污。必非遠行。矧子絕無好友。今觀君之情態。怡怡。必處一適意之所。非終日在總會而何。余曰。誠易見。施曰。世上不渺易見之事。奈世人不察何。子試猜吾竟日在何處。余笑曰。子必終日在家。施曰。否。吾曾至禘豐也。余哂之曰。豈子神遊之邪。施亦粲然曰。誠然。吾鎮日未離。

此室。自子出後。余輒取一精細之禱豐全圖披覽。遂徹日遨遊于圖中。不覺已飲加啡兩壺。且吸烟無數。語次。展其圖置膝上。指示余曰。此處即吾輩所欲尋之地也。此中非葩史宮乎。余曰。其爲幽林圍繞者乎。施曰然。雖此圖未載其柏術。第吾知其必在此綫。曠野居其右也。此數屋乃吉臨小村落也。馬田牧之家在焉。此五里內有數院落。此必爲鯉鳧宮。彼諒爲物學博士之居。其名即是倜乎。此曠野間有田莊二。一名釵島。Hightor。一名學廬。Foulmire。十四里外有一大獄所。此中即爲人跡絕到之荒涼曠野也。爲昔日演此慘劇之舞臺也。吾今又將有事于斯焉。余曰。此誠一蕭條寒郊也。施曰。誠然。宜乎妖魔敢于此逞其威以祟人也。余曰。子亦信斯邪說乎。施曰。吾意妖魔驅以崇人者。亦必有形體之物。然乎否邪。吾今當決者有二。一爲果有此妖孽否。一爲如何祟彼。若馬田牧之言非誑。則使吾偵世外之事。吾沒如之何也。雖

然吾亦當竭力以察之。若終不得，始敢信馬之說。屈臣倘汝耐烟，請仍閉窗。子必以爲異。第吾以爲聚會空氣，然後能聚會人之心思。吾非謂處于箱中。始能聚會心思。但以理測之，當如此。余曰：諾。遂起掩窗。施曰：子亦曾思此案否。余曰：吾已終日思之。施曰：有所得否。余曰：極爲叵測。施曰：此案有數關係處。即爲其足跡之變。予以爲何也。余曰：馬田牧謂其以趾尖疾走。施曰：此乃愚人之見耳。彼何故以趾尖走。余曰：然則予以爲何也。施曰：吾意彼狂奔逃命耳。心碎魂離，墮地而逝。余曰：然則彼何見而走。施曰：此則吾輩所當求者。吾意彼必先發狂而後奔。余曰：子何爲出此言也。施曰：彼必見曠野中有大可驚之事也。第彼不奔歸而反向他路。則其方寸已亂。不知所措。如販馬者言。則彼狂奔且呼救。但彼又何爲立此久也。豈與人有約乎。然不約于家。而約于街。又何故。余曰：子意彼待人乎。施曰：然乎。查既衰邁。日强行數百步。以

爲衛生耳。唯是夜露涼烟溼。彼胡爲乎佇立至十五分鐘之久。致雪茄之灰墜者二次。余曰。彼每夕或如此。施曰。否。彼每夕必不久立于此。緣彼常怯曠野。是夕何故特久立邪。矧翌日則將之倫敦。屬臣若如此思之。則端緒得矣。吾輩今夕姑勿思之。俟明日馬田牧暨謙勵來時再論。請以予之四絃與我。遺此寒宵。

次日蚤食畢。吾友遂整衣俟客。鐘甫報十聲。而馬田牧即排闥入。一衣素色。服襯之少年隨之。其人眸子瞭焉。黑如點漆。身材雖小。而體魄頗壯。氣宇間具一副尚武精神。但滿面風塵。一望而知爲行縢纔卸者。馬遂爲之介紹于吾輩。曰。此即葩史公謙勵也。謙遂進曰。施先生今日即使馬醫生不約我來。吾亦當自至謁君也。因吾聞君已知吾家異事。且吾今早遭一事。更令人費解者。施遂延之坐曰。謙勵君足下蒞倫敦遇一奇事乎。謙曰。無甚關係。弟遭一

似戲非戲之事。即凌晨猝得一尺牘。但未知君見之。肯名之爲尺牘否。旋出一郵筒于几上。告輩速觀之。乃一尋常灰色之郵筒。上書寄蘿深 Northun
berland 旅館。交葩史公謙勵收展。其書法極潦草。看其郵政鈐記。知爲昨夕從遐齡所發。時施目炯炯視謙勵不稍瞬。俄而曰。孰知君寓所。謙曰。無人知之。吾晤馬醫生后。舍館始定。施曰。或馬醫生歸寓于此邪。馬曰。否。吾曩偕一友同寓他處。無人知之。施曰。吁。若是必有人潛窺君等也。言時。從郵筒中抽出一摺成四疊之楮半幅。攤几上。楮上唯有一言。其字乃剪聚珍板之字。黏而成之。其言曰。

倘汝鄭重汝之性命。及汝之靈魂。勿至此曠野。As you value your life or

your reason, keep away from the moor

獨未一字。乃以墨水書之。謙曰。施先生能否告余此語何解。及誰如斯漏筭。

吾事。施問馬曰。汝意云何。此次必不謂非人所爲。馬曰。吾謂有人酷信此邪。說故先以此警戒謙勵耳。謙聞之。卒然問曰。何君等知吾家事。似較余爲尤詳。施曰。吾得知之。故必當傾吐與君。第今須先察此札之來由。君姑少俟。此札乃昨夕所成。昨夕所發語次。顧余曰。屈臣日昨倫敦時報何在。余曰。置之屋隅。施曰。包子取其報上之論說與我一觀。余急與之。施瞬息覽竟曰。是篇乃論自由貿易者。吾試誦一節與君等聽。其文曰。

汝或妄想加重入口稅。則可以振興汝之特別貿易。及汝之工藝。但試推論此事。卒使本國失去利權。或減輕來貨價值。以損此島衆生之樂趣矣。

You may be cajoled into imagining that your own special trade or your own industry will be encouraged by a protective tariff but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such legislation must in the longrun keep away wealth from the country, diminish the value of our imports and lower the general condition of life in this island.

讀畢。搓掌曰。君等知個中有一奇妙意趣乎。時咸瞠目視施樂庵。少選。謙曰。吾國之稅政。及有關於稅政者。吾皆不知。但以此論言之。亦莫能得此札之踪跡。施曰。不然也。欲尋此札之由來。正當求諸此報。屈臣素知吾之驗物法。恐亦難驟知論與札之實有關係。余曰。誠如君言。吾固謂論與札絕無干涉。施曰。吾親愛之屈臣。札中之字。皆從論內而來。君不見其 Your 汝之 Life 生命 Reason 推論 Value 價值 Keep away 勿至 From the Lost 失去 詞語

數字乎。請更看其 Keep away 及 From the 二字。皆相連割出。即其明証也。謙喟然嘆曰。善。君何敏悟若是。馬曰。此果出吾意外也。若云此字出自報章。當易推測。但能確指出自何報章之論說中。誠非人所料者。施笑曰。馬醫生吾以爲君必能辨黑人之腦與亞士奇 Esquimaux 人腦之不同。然乎。馬曰。此乃吾專門之學。且其異處甚明。如彼腦之廣狹。頰骨之方圓。語次。施儻曰。此亦吾

專門之學。其異處亦甚明。如倫敦時報之板字。必與賤價報章之板字迥異。亦如彼腦之不同也。既爲偵探。豈此箋箋小事。尙不能察歟。雖然。吾幼稚時。曾不能分西方早報與禮士美 *Leed mercury* 報之板字。但倫敦時報則不然。故吾一望而知也。其札爲昨日所發。是以尋昨日者觀之。果符。謙曰。如此則彼必從此剪出者。施曰。誠然。且彼用之剪甚短。試觀其 *Keep away* 之字。曾經兩剪。謙曰。以糊粘之乎。施曰。否。以膠粘之。謙曰。何 *Moor* 曠野 一字獨以墨水書之。施曰。此非恒用之字。故無從得。謙曰。子之言甚是。敢問尙有他論否。施曰。猶有一二可推求者。如櫛筒上字之潦草。又倫敦時報非有學問者無之。吾意作此札者。必爲一有學問之人。彼故意書不成體。以亂人目耳。且其粘字之不齊。如 *Life* 一字獨高出者。其不留意邪。抑忙迫邪。我意彼必因忙迫耳。然因何故而忙迫若是。又計此札發于昨夕。當今晨君未出之前可到。亦

不必如是忙迫。莫非其中有阻力乎。然又何人阻之。馬曰。吾輩徒胡猜無益。施曰。不然也。吾度其是非。以求其最近者。且思想本用以察事。矧吾實非懸想。吾敢決此。榆筒必書于旅館。馬曰。何以知之。施曰。子不見其筆墨之不佳乎。書一字而筆鋒兩破。二短行而墨乾三次。其瓶中墨水必少。若常人案頭之筆墨。豈有如此乎。君不見旅館供客用之筆墨。不皆如是邪。若能于遐齡全部之旅館棄紙筒中尋得此被剪之時報。則吾可以知其人矣。言次。更展斯榆反覆審視。謙曰。有所見否。施擲榆几上。曰。絕無。且紙內暗印亦無。然此亦已足矣。不必他求也。謙勵君自既倫敦後。尙別有可疑之事否。謙曰。無。施曰。君覺有人暗蹤君後否。謙曰。吾初至倫敦。人地生疎。何慮有人窺吾隱。施有之事。可盡告吾。謙笑曰。吾素居坎拿大。不知此間風習。何爲英國日有之。

事。吾尙不知。但曾失一靴。可謂非日有之事否。時馬顧謙曰。此靴諒一時誤置他處耳。如斯細故。何必瀆施先生。謙曰。彼問余非日有之事。盡告之。我故云。施曰。誠然。雖最瑣屑之事。吾亦願聞之。君蓋曾失一靴乎。謙曰。然。否則被人移置他處。亦未可料。但吾昨夕分置於寢室外。今早忽失其一。曾問館童。云已整理。但不知何以失去。最可恨者。是靴爲昨夕始購。未御即失。施曰。未御安用發蒙。謙曰。乃生皮未贍者。故使刷理。施曰。然則子昨既倫敦。即出購靴乎。謙曰。吾今歸爲薦紳。與昔居西方不同。衣履皆湏新購。故昨日偕馬醫生出購物甚夥。而靴則以六金購得。今僅失其一。使存者亦屬無用。能不令人恨恨。施曰。窃其一。將何用。吾意或爲人戲匿耳。不久當可復得。謙曰。吾事已盡告子。君許教我者。亦請言之。施曰。馬醫生請以予昨告我之言語謙勵。君馬遂從囊中出遺訓冊子誦之。謙肅然靜聽。時露愕眙之色。繼曰。然則吾

歸襲位如陷仇讐也。馬誦畢。謙復曰。吾懷抱時曾聞此事。但未深悉。洎從父忽亡。吾腦爲之震懼。然亦不知其故。斯事將求于警察乎。抑求于牧師乎。施先生何以教我。施曰。吾未能決。謙曰。今請再詳究此札。我意必有關係在其中。馬曰。吾意有人知曠野之事。尤切于吾輩。故預告君耳。施曰。如君意。則斯人非欲不利于謙勵乎。謙曰。否。或即欲害吾之人。先出此以嚇予。亦未可知。施曰。誠然。此亦可疑也。第今應即決者。乃謙勵君當歸葩史宮與否。謙曰。豈吾不可歸乎。施曰。慮有奇險也。謙曰。子謂妖祟之險乎。抑爲人害之險乎。施曰。此則吾輩所應訪察者。時謙勵愁眉攢鎖。怒容發頰。吾敢決之。吾宮必無妖祟。且世界上必無人能止吾不歸。今吾不皇贅贅。此事太躡。非片刻可決。我欲靜思之。今已十一時有半。吾須返旅館。請施先生偕屈臣君。二時至旅館小食。斯時或有以告君。施顧余曰。屈臣子有暇否。余曰。有暇。施遂諾謙。

勵之約。且曰。君須僱馬車否。謙曰。吾欲即歸。不遑待車。馬曰。吾亦願與子同行。遂與辭出。旋聞彼二人下樓之聲。及啓門之聲。少焉。施從疲茶中忽變作一精神勃勃之人曰。屈臣急彈汝冠。整汝履。勿失此時。余遂速更衣與吾友同出。見馬與謙行向屋仕 Ostend 街。顯吾輩約二百步。余曰。盍前與之偕行。施曰。不可。不可。吾唯願偕子行也。未幾。吾輩與謙等行漸近。相距約百步。均入屋仕街。轉栗靖 Regent 街。忽有一華麗馬車過。施急視之。吾亦視之。施曰。屈臣。此即吾輩欲尋之人也。隨吾來。吾欲細認其面目。縱無能爲。亦當跡其所往。余遂睇視車中之人。唯見其虬髯滿頰。彼亦耽耽視吾輩。下且約略聞其屬御夫聲。車遂馳去。迅若掣電。施四顧無他見。遂捷足追之。轉瞬間已不知所之矣。少頃。施喘汗返。懊惱曰。無急智者常誤事。屈臣汝須記此事。可見吾亦有失機處。余曰。此何人也。施曰。吾亦不知。余曰。奸細乎。施曰。然。吾知謙勵抵

倫敦必有人暗窺之。不然何以知其居蘿深旅館。若初到之日即隨之。吾決其次日亦必隨之。予記憶吾當馬田牧誦遺訓與謙聽時。吾窺聽兩次乎。故吾今暗隨彼二人行。意欲看有形迹可疑者否。詎知彼狡猾如此。不步隨而車隨之。或先或后。人不之覺。縱謙等乘車。彼亦能追及。雖然。彼亦有一不利者。余曰。所謂不利者。謂行止不能自主。一聽于御夫乎。施曰。然。余曰。吾輩忘看其車之號數。甚爲憾事。施曰。吾雖遲不能追及。豈真未看其車之號數乎。二七〇四是也。今雖知之。亦恐無濟。余亦云然。施曰。若見此車時。即轉向他處。僱一車隨之。俟其隨謙勵等歸蘿深旅館。如何作爲。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斯得矣。但恨吾一時鶻突。竟失此機。吾輩且行且語。不覺已返栗靖街。施曰。今其人不可復得。唯俟異日機會。再施吾輩手段。第君尙能記憶車中之人否。余曰。吾僅能認其鬚耳。施曰。吾亦如此。但吾意彼之于思。必爲僞者。吁。儻爲。

正人。又何必作僞以掩其面目哉。時經一郵局。吾友邀余同入郵官欣然出。
迓施曰。吳祿 Wilson 先生。吾想君猶未忘吾嘗飲君一事。吳曰。未也。未也。荷
君恩德。沒齒難忘。施曰。足見君之厚道。吾嘗見君之少公子名阿來 Arthur.
者。性絕聰敏。今在斯乎。吳曰。在斯。施曰。請來一見。且請與吾易此五磅銀
鈔。吳諾而去。少選偕一童至。貌如冠玉。年可舞杖。握手后退立一隅。施曰。煩
借客寓名錄一觀。來與之。施覽竟曰。來君遐齡共有二十三家旅館。子知之
乎。來曰。知之。施曰。今與子二十三蓰零。請子至每家旅館。給一蓰零與其闔
人。討其昨日之棄報。倘彼問子何爲。子但云有一要電誤寄。故尋之可也。吾
向子尋者。爲昨日倫敦時報之中幅曾經剪去數字者。遂舉一報示之曰。此
爲倫敦時報所尋爲是篇。汝能認識否。來曰。能。施曰。今更與子廿三蓰零。倘
彼闔人云湏向僕人尋之。子又每給一蓰零。但廿三家之中。諒有二十家尙

未棄其報。可即得。恐有二家已渾置一處。將焚之。則子難尋。多與子十蓰零。
以備不時之需。尋得與否。請于。是晚覆我一電報。來唯唯而去。余與施亦別。
吳而出。施曰。今湏發一電報。尋二七〇四之御夫。然後吾輩可到一畫室。少
作勾留。俟時赴謙勵之約。語訖。遂先往電報局。繼入一畫室。吾友有一奇絕。
性質。能一拋開其事。若一洗而盡。無纖痕印于腦中者。在畫室中。約有二小
時。彼唯凝神于比國丹青之間。及出。如蘿深旅館。一路亦談繪事而已。既至
旅館。闔人曰。謙勵公已待君久矣。施曰。汝許吾一觀。寓客名錄否。彼曰。無不
可。施遂展閱之。見謙勵之名後。相繼而來者。更有二人。一爲紐濶 New castle
之孫順 Johnson 及其眷。一爲海栗 High Lodge 之柯夫人。 Oidmore 及其僕。施
曰。此即吾所識之孫順乎。彼乃一律師。其髮蒼蒼者邪。闔人曰。否。彼乃一煤
商也。年亦未耄。施曰。汝誤耳。闔人曰。不然。比年來彼數借寓于此。故相見稔。

矣。施曰。如此非也。繼曰。柯夫人之名甚熟。似曾相識。咦。恒有因尋此而轉得彼者。閨人曰。彼乃一病嬌。其夫昔爲吉魯 Groenster 之府尹。彼曾屢寓此。施曰。若是則吾不識也。遂偕余登樓。低聲語余曰。吾已知其潛窺謙勵者。不寓于此。因彼不欲謙勵見之。如此則可推度其餘。語次。已登樓。見謙勵手持一舊靴。悻悻然詈曰。若是乎。從者之虔歟。何其不諒也。吾輩豈受侮者。若館人求之而不得。必不利于彼。倘尋常侮余。余尙能忍之。今由一至再。無乃太甚。施曰。子今仍尋前靴乎。謙曰。吾必欲得之而後已。施曰。君曾云失一櫻色者。今何不然。謙曰。今又失一黑色者。施曰。何故。謙曰。吾有靴三。一則櫻色生皮者。一則黑色熟皮者。昨日櫻色者已失其一。今日黑色者復失其一。語次。有一德國侍者。匆遽而來。謙輒問曰。汝竊之乎。急言之。勿徒瞠目立視。侍者曰。子以爲吾竊履來歟。殆非也。謙曰。倘日落時靴仍未得。我必見旅館主人。告

吾不願寓此。侍者曰。此靴必可復得。請先生稍涵容之。謙遂顧施曰。匱君恕。吾因此瑣事自尋煩惱。施曰。吾亦覺此甚值一煩惱者。謙曰。子以爲甚有關係乎。施曰。君以爲何如。謙曰。吾今莫能析。但咄咄怪事。爲吾生平所未遭者。施稍思片時曰。吾亦以爲異。謙曰。君能知竊者之本意否。施曰。吾雖敢認知之。第君之事太棼冗繁雜。若以君叔父之死。合而論之。則吾雖經偵探五百餘次。離奇之案。亦以此案爲最深奧。雖然。吾意中已得數端矣。必因一端使我尋得其原委。偶或誤從錯處着想。亦不過稍稽時日。但卒必得之。語竟。遂同小食畢。入一複室坐。施問謙曰。子已定歸期否。謙曰。約遲二三日。施曰。以大局計。應如此。倘在倫敦。度必有多人潛探君之行止。而在此大都會中。甚難尋出其人。且難知其窺子之故。若彼將不利于君。吾等亦無權以阻之。馬先生子知否。今早君等從吾家歸時。有人潛尾君後乎。馬聞之。不勝驚訝曰。何人。

跡吾後。施曰。吾今且不能告子。第君在雅模。比隣及相識者。有虬髯之人否。
馬曰。俟吾思之。繼而曰。有一人。查灋之僕巴醴坡。乃虬髯者。施曰。其人何在。
馬曰。今守葩史宮。施曰。當即查彼。今在葩史。抑在倫敦。馬曰。子將何以查之。
施曰。吾即發一電報至葩史與巴醴坡。彼處最近之電報局爲誰。馬曰。吉臨。
施曰。吾更發一電報至吉臨電報局。屬其寄巴醴坡之電報局。務須面交。倘彼
不在葩史宮。即覆一電報來此。如是則日未入而吾輩可知巴醴坡究在彼
處否。謙曰。馬先生巴醴坡爲誰。馬曰。自彼之曾祖爲葩史宮家臣。迄今四代。
其父既沒。彼繼此職。吾觀巴與其嬪皆忠厚人。謙曰。今宮中無人。唯彼二人
居此廣廈。且無所事。事馬曰。誠然。施曰。查灋遺屬有所賚賜。彼否。馬曰。彼每
人有金五百磅。施曰。然則查灋未死之前。彼一人知有此否。馬曰。查灋常言
之。烏得不知。施曰。惡異哉。馬曰。吾願子勿多疑。曾受查灋之惠者。查之遺屬。

吾亦得金千磅。施曰。然而尙有他人否。馬曰。沾小惠者不勝枚舉。餘者則爲謙勵一人所有。施曰。謙應得若干。馬曰。約七十四萬。施曰。吾不意彼餘財如此之多也。馬曰。葩史宮素稱富裕。特查未死。吾輩不能知耳。吾今會計之。約有百餘萬。施曰。吁。多藏厚亡。其此之謂乎。馬醫生願君恕我出一不祥之語。倘謙勵有不測。則誰應得其遺產。馬曰。其遺產應歸查澧之弟樂家。但樂家未婚已死。今謙勵倘有不虞。則應歸遂士。Desnoes 遂爲查之堂兄。乃滑樹之老牧師也。施曰。子曾見遂士否。馬曰。吾曾見彼來訪查澧一次。其人貌甚尊嚴。頗有道德。查欲分與貲產。彼堅辭不受。施曰。然則斯人能承其遺產乎。馬曰。此人能襲其爵。居其宮。因此不能與外人者。但貲財則謙勵另立屬書。不願與彼亦可。施遂問謙勵曰。君已立屬書否。謙曰。吾昨日始知吾家事。何遽及此。吾意爵與貲產。當歸一人。吾叔之遺屬亦如此。若襲其

爵居其宮。而無貲財。則度支安出。何以崇其體制乎。施曰。誠然。君歸祿豐。吾極贊成。但幸勿一人自歸。謙曰。馬醫生必偕吾歸。施曰。但馬醫生時有事他出。且家距葩史宮頗遙。雖伊亟欲飲君。亦有鞭長莫及之勢。鄙意尙須更覓一機警之人。常居君側。始可歸。謙曰。君能偕吾歸否。施曰。不能。因就吾商值探之事者。無日無之。且此間一顯者。有人欲汚其名譽。唯吾在。則能阻其奸謀。故吾不能離此倫敦而無定歸之時。倘君事急之際。吾必親至飲君。謙曰。然則君能薦人與吾否。施遂撫吾肩謂謙曰。倘渠肯偕子去。甚佳。渠乃吾契友。且吾思無人知此事。如彼之透徹。余乍聞吾友委我此事。極爲驚訝。猶未及答。謙即忻然握吾手曰。屈臣先生。君果肯偕吾歸。真莫大之功德也。且君知吾家事較吾尤詳細。必有以佽吾。倘得君同歸葩史宮。能獲無恙。皆君所賜矣。余生平素喜探奇。且吾友以此重任委吾。謙勵如此望吾。因慨然諾。

之施曰。但子須留心。所遇之事。必以告我。果事急時。吾必有以教子。而君等首塗宜在土曜日。謙曰。未識屈臣可行否。余曰。可。施遂起曰。倘無意外之事。吾等土曜日餞君于華亭 Paddington 停車場。語畢。將興辭而別。謙勵忽忻然疾呼曰。固在此耶。隨至屋隅櫈匱下。取出一櫻色靴。曰此即吾所失者。施曰。今復得之前之疑團可破否。馬曰。奇絕。小食之前。吾已搜尋此室殆遍。卒不見。今何在此。謙曰。君言良是。吾何獨不然。施曰。如此則必侍者當吾等小食時潛置之。遂即呼頃之德國侍者來詢之。彼堅辭不知。且云已傾舍覓之。絕無踪跡。吁若是乎。則此深奧奇事。益加一重深奧矣。姑勿論。查澧慘死之奇。即兩日之內。不可解之事累接。猝得一印字短札。乍見車中之奸細。忽失一櫻色新靴。復失一黑色舊靴。今又尋回一櫻色新靴。等等皆不可思議者。時余偕吾友別謙勵等出。坐車中。見吾友垂睫縐眉。苦心形于顏色。及至家。亦

復如此。唯有吸烟兀坐。搜索枯腸。至晚餐時。忽接兩電報。一則吉臨電報司
覆謙勵者。曰訪得巴醴坡仍在宮中。一則阿來覆者。曰業經行遍遐齡二十
三家旅館。卒不能尋得曾剪破之時報。施曰。如此則兩端緒不合矣。凡辦一
事。頭頭是誤。愈可鼓舞吾之精神。吾今唯有另尋端緒而已。余曰。尙有訪駕
虬髯之御夫未覆。施曰。誠然。諒亦不久有回音也。語甫訖。忽聞門鈴聲。及啓
門。一鹵莽之夫人。吾望而知其爲御夫也。其人曰。吾頃奉馬車註冊局一諭
云。此間有人訪問二七〇四號之御夫。即吾是也。吁。吾爲人執鞭七年于茲。
未曾有不足于我者。今君喚我來。未知君有何不足于我。施曰。非也。吾無不
足于汝。但問汝一語。若肯告吾。吾與汝一蘇符靈。Severies 即英金一磅 御夫曰。
若是。則非吾禍。而實福也。但未知君所問何事。施曰。請告汝名及住址。或者
他日尙有需予之時。御夫曰。我名宣楷。John Clayton。居于柏魯 Bonong 鎮之

翠琵 fairbey 街第三號門牌。吾御之車乃海百里 *Seville* 者。近和大停車場。
 施遂筆之于書。曰。宣楷汝可告吾今早十時來吾處窺探及隨二士人至栗
 城街者。此爲誰人。宣聞是言。訝甚。曰。君盡知之。何必再問。此人告吾。彼乃一
 偵探。且戒勿洩其事。施曰。此事甚重。倘汝不盡將其事告吾。恐有不利于汝。
 宣曰。彼堅屬予勿洩。施曰。彼何時告汝。宣曰。于下車時告吾。施曰。彼尙有他
 辭否。宣曰。吾已知其名。施聞之大喜。曰。汝已知其名邪。何其不慎乃爾。彼名
 爲何。宣曰。彼名施樂庵。吾友聞之。不禁愕然。定目呆坐。片晌。乃顧余軒渠曰。
 屈臣洵奇事也。咦。何其詭詐若是。諒彼時已潛窺吾稔矣。毋怪其名施樂庵。
 宣不知其故。然施樂庵誠彼名也。施曰。甚善。汝可告吾。彼從何處登車。及
 是日汝所知之事。宣曰。今早九時于桂桴 *Trafalgar* 市僱用吾車。彼云。彼爲
 一偵探。倘吾肯聽其命。爲之終日執轡。勿問其所之。彼則與吾四十二徒零。

故吾喜從其命。初至蘿深旅館待之。見有二士人出乘車而去。彼命吾從之。至近此處。二士人下車。彼命吾停車路陬以俟之。施曰。即停于此門首乎。宣曰。吾不能確記。但彼似爲稔知者。吾獨記憶在此街停車一時有半之久。復見此二士人徒步而出。吾復隨之至栗靖街。時彼忽垂下車幃。命吾馳車往和大停車場。吾遂鳴鞭而去。約十分鐘即至其處。彼下車照給車貲。輒入停車場。忽回顧吾曰。汝今日何幸。得與施樂庵驅車。故吾得知其名。施曰。此後汝尙見伊否。宣曰。自彼一入停車場。即不復見矣。施笑曰。汝能道施樂庵先生之面目否。宣搔首曰。彼之面目。言何容易。其面色青黃。鬚色黧黑。領下于顎。似經剪禿。年近不惑。高亦得中。似略較君矮。其衣服類士人。餘則吾不能記憶。施曰。彼之目作何顏色。宣曰。吾不曾細察。施曰。汝尙有記憶者否。宣曰。無矣。無矣。施曰。吾今與汝半蘇符靈。若汝他時能通消息與吾。吾則更與汝。

半蘇符靈。宣遂欣欣起謝而去。施向吾聳肩強笑曰。第二端緒又失之矣。吾今一如初起思索。殊無端緒者。何彼狡猾之甚也。彼知謙勵必來商于余。又能栗靖街識余。又預知余看其車號數。必訪其御夫。故臨行猶作此詭言。吁。屈臣此人奸狡而聰穎。非竭吾力不足以當之。吾今在倫敦探偵一無所得。唯望君至禱豐幸有所獲。但吾心甚不安。余曰。何有不安。施曰。即子隨謙勵歸去也。此事絕危險。非易爲者。吾一再尋思。則不欲子往。但旣諾之。無能爲也。唯祝君敬慎此行。歸來無恙而已。

土曜日謙勵暨馬田牧趣裝就道。將歸禱豐。余與施樂庵同車至華亭之停車場。瀕行。吾友握余手屬曰。吾親愛之屈臣。吾今不作疑惑之言以擾君心。唯望君此去所遇之事。詳以諗吾。脫有疑難。望勿執已見。但以告我。必能忖度。余曰。君指何事。施曰。凡有關於此案者。無論直接與間接。吾皆願聞。謙勵

歸與其隣人之周旋。及過日消息涉乎查禮之死者。尤爲關鍵。日前吾已調查之。但所得者皆不足據。唯遂士則吾確知其爲一忠厚牧師。此事可無疑。彼余曰。可否先黜退巴禮坡及其嬪。施曰。不可。不可。如此則大謬矣。倘彼無罪。黜之不忍。若其有罪。縱之遠颺。則不能察其事。且不能復致其人。子決不可如此。第細察之可也。如葩史宮中一圉人。曠野外兩農夫。鯉鳧宮之符。蓋物學博士是倜。暨是之妹。聞其天邪能動人者。彼輩皆須一一細察之。馬田牧乃忠厚長者。固無可疑。但其妻未識何如。亦須觀之。余曰。唯唯。吾必竭力窺察。施曰。子已携手鎗否。余曰。吾意此行頗險。已藏諸行笈矣。施曰。固然。且宜夙夜携之爲衛。更須時刻珍重。時謙勵與馬田牧已購得頭等車券。在車待余。余遂飛車。施謂馬曰。邇來料無甚消息。馬曰。兩日內不見他異。吾每出必四顧。亦無形跡可疑者。施曰。君兩日未離謙勵左右乎。馬曰。唯昨午吾獨

往外科醫院之博物所一遊。謙儂曰。彼時吾往公園觀遊人。亦幸無意外事。施搖首曰。子二人何疎忽乃爾。謙勵君吾願君從此勿躊躇獨行。恐有叵測也。君前失之靴今尋得否。謙曰。未也。一失杳然矣。施點首曰。奇絕無何。汽遂一聲。車輪乍展。施屬謙勵曰。望君牢記君家先人遺訓。夜間慎勿至曠野。言竟。輪驟如飛。忽去數百武之外。回首獨見吾友徘徊惆悵。若不勝情。無如車行甚疾。轉瞬已爲烟樹所隔矣。吾在車中。時與謙馬二人談笑。或調馬之猗狹以爲戲。踰數小時。覺其景物繁華而歸平淡。其空氣由重濁而變輕清。且見阡陌交通。牛羊茁壯。嘉木櫨爽。豐草薌薿。一望而知其土地較他處爲肥沃也。謙勵倚牕憑眺。顏色欣欣。顧余曰。予一別故鄉。所到諸邦。風景之佳無如此者。余笑曰。吾所識禡豐人。無不自誇其鄉之風景。今以君言實之。洵非虛也。馬曰。凡人之說其故鄉之佳與否。必先觀其人悅故鄉否。然後可論其

鄉之風景。子試觀謙之頭顱。圓如喜爐。人腦中必藏戀喜爐之性質。毋怪其戀故鄉也。復謂謙勵曰。吾意君見葩史宮時。尚在幼稚。謙曰。吾少隨父居于南面海隅。年甫弱冠。先父棄養。吾即之美洲。今歸故鄉。獲睹此宮。亦如屈臣之朔見。吾今之方寸。正若箭之離弦也。馬曰。子毋急。彈指間。即在目前矣。因指謂謙曰。其若隱若見處。非君之故鄉邪。言次。汽車過一帶田疇。復出一長林。遙望一抹遠山。隱約露其巔。峭壁巉巖。矗立天際。謙勵危坐凝視。目不稍瞬。蓋此山在彼宗之宋地也。故謙見之。依依若有情。其時謙披羊毛之囊。操美洲之音。廣額豐頤。明眸隆準。凜凜若葩史宮之威嚴。儼然猶在。倘振其尙武之精神。鼓其無前之盛氣。縱使曠野果有妖魅。斯人蒞止。當亦匿跡消聲。不逾時已至停車場。吾輩遂下車。站長恭迎。命僕人代運行李。而此地頗饒清景。站之間。立兩兵士。服戎衣。擊快鎗。當吾等過時。彼注目而視。出

聞見已有一雙馬船式之車待吾輩。一年少園人來見謙勵，舉手爲禮。吾輩遂登馬車。馳驅于大道。道傍悉崎嶇牧野。林中恍惚若有人家。過此則一望無限。與黃昏之天色相接。車已轉入一小徑。苔紋如罽。車轍成坑。枯草交蔓。小澗相夾。無何過一石橋。沿澗而行。聽水流激湍。與石相應。路每一轉。謙勵必一稱賞。在彼視之。奚翅漸入佳境。在我視之。滿目荒涼景象。想見當年之慘劇也。翹首四望。唯有黃葉漫天。迎人而舞。忽覺輪蹄聲寂。覩之。乃落葉佈地。以故車難馳騁。馬亦逡巡於戲。咿歎。何上帝以此物迓謙勵乎。繼而經一小丘。尺鷗之林。四繞其巔。一馬兵兀立不搖。面目黧黑。手執一鎗。余幾疑是一跨馬銅像立于石臺之上。馬問圉人曰。畢堅此何故。畢曰。因迹是格獄中逃囚。迄今三日。尙未弋獲。故每當要路。均派兵守之。馬曰。然則有能知其耗者。必可得五磅金之賞格。畢曰。誠然。但恐欲得此金。而喪其命。此通囚豈

尋常之人乎。余曰。彼何人斯。畢曰。名余敦。即殺人於迺亭山^{Notting}_{os}中者。余曰。吾亦曾聞之。吾友施樂盦言。此人殘忍特甚。有司疑其有狂疾。故緩其就戮。而監禁之。今竟遁邪。語次。已至曠野。朔風振漠。捲地而來。令人爲之戰栗。縱目一望。唯見平原寒沙。亂山衰草。余悚然曰。此人逃罪。其匿于斯。與鳥獸同穴。亦意中事。于時風悲日曛。黯然慘悴。雖盛氣如謙勵。亦噤而不言。緊攬其衣而已。回首斜陽。照于水面者。則金綫千條。照于田間者。則金屑萬點。但茫蒼去路。復不見人。大有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之概。俄而見一寒林。古柏蒼松。皆飽經霜雪。有双墻崔嵬。矗出林表。畢堅以鞭指曰。此即葩史宮也。謙勵勃然變色。翹首而望。少選。至一巍然鐵閥。上有豕首形。閥已鏽迹叢生。柱亦蒼痕深鎖。闔人之室。僅存塈垣。傍有一新築者。工猶未竣。諒查澧所經營。未成而逝。故中止者。入閥乃一巨衙。古木參天。隕葉匝地。謙勵愀然曰。此即吾

叔慘死之地乎。馬曰。非也。柏術在彼處。謙勵舉目視之。愁容滿面曰。居此荒涼之境。毋怪吾叔觀不虞之難。如斯慘淡。盡人皆驚。吾將高掛一電球于宮前。仗千燭之魄力。或可殺此寥落之景象。術盡。至中唐。于半明半暗之中。見一膠葛勿罔之宮。廣橘覆除。新掖供戶。但四面崇墉。俱爲藤蘿所繞。古形納空氣。增高聳對峙。屋上彌突。濃烟湧噴。時返景微明。唯見院落沈沈。簾櫳悄悄而已。忽一碩而長之人。歷階而下。與吾輩啓車門。曰謙勵先生至乎。吾甚望矣。復有一婦人隨其後。遂代吾輩擗擋行李。馬田牧謂謙勵曰。吾今欲即歸家。恐吾妻已遲我久矣。君其許我乎。謙曰。請君留此共食焉。馬曰。不可。恐有事遲吾也。吾本欲導君遍覽此宮。但巴醴坡一切深諳。吾可暫歸。倘君有事遲吾也。夙夜皆可應命而來。遂匆匆去。吾偕謙勵進一宏敞之廳。事。京瘤染棟。皆櫟木爲之。鑿垣爲爐。形亦甚古。爐中烘烘。烈熾有聲。吾偕謙勵就火取溫。

因吾輩在車中耐寒久矣。時復四顧。見戶牖塵封。垣朽黯淡。燈影之下。諸物
模糊。謙勵妙然曰。吾蚤度此室之陳舊如此。嘻。此即五百年來之遺宮也。興
念及此。我心妯焉。時巴醴坡鵠立于前。余薄觀之。見其顏色青黃。于思齊禿。
性類聰慧。貌甚謙恭。徐問謙勵飢否。謙曰。餐已具乎。巴曰。稍俟即備矣。君欲
饋漱臥。室中溫水已具。繼曰。吾夫婦仍願暫爲執役。待君部署停當。再乞歸
耕。從此宮中當另有一翻新氣象矣。謙曰。何謂新氣象。巴曰。昔日查澧公歸
隱。萬事節省。故吾夫婦二人足供服役。今君年少回里。宮中必煥然一新。扈
從必衆。可毋庸吾矣。謙曰。汝夫婦欲舍我而去乎。巴曰。苟便于君。則甚願離
此。謙曰。汝世爲吾家臣。今當吾初歸。汝輒言去。忍諸。時余見巴之顏色稍變
曰。吾夫妻亦甚不忍。但素蒙查澧公寵愛。公不幸慘死。吾夫婦實不樂久居
此也。謙曰。汝將去此何爲。巴曰。蒙查澧公賞賚之厚。足以爲貿販之資本。但

今不暇計此。請導君入臥房。遂偕吾輩登樓。樓上有榭。圍以鐵檻。偏連簃室。前橫複道。繚以闌干。吾之臥室與謙勵之室相連。室中陳設一新。紙醉金迷。壁可鑑影。燈光如晝。明察毫末。入室稍殺其陰慘之氣。尋至餐樓。其樓內爲主人餐所。外爲僕人餐所。但椽桶污黝。桷権塵埋。若久無居人者。使于此室燒紅燭。肆華筵。錯觴籌。馳笑語。則其沈慘之氣。或不致相逼。但今二人衣黑衣。對食于一燈之下。興致不揚。神氣頽喪。彷彿若見其祖若父。愁魂怨魄。見于左右。吾輩心寒毛豎。處此愁城。故終食未嘗多言。惟速欲食竟。入新設之彈子房中。吸一雪茄。破此寂寥也。食畢。遂偕謙勵入彈子房。談笑移時。謙謂余曰。今日棟樅。宜早寐。或明日起不覺此室愁慘之甚也。乃歸臥室。攀簾一望。樓前唯一懋塲。兩盞在風中搖曳。寂寂作響。遙睇長天。愁雲囂囂。一鉤新月。破雲而出。借月之光。聊一縱目。但見林外曠野寥廓。群山糾紛。睹此景象。

我心悄焉。因即垂簾，不敢久視。恐形諸夢寐也。既就枕，輾轉不能成寐。時當人靜，遙聽樵樓之鐘聲幾度，竟不能眠。直至更深，忽有一種淒切聲音刺入吾耳。吁！此何聲也？乃婦人之哭泣乎？何傷怨如是？其必有隱憂乎？余擁衾起坐，屏息聽之，覺其聲甚近，必非宮外。未幾聲止，吾仍坐半小時，即不復聞。時萬籟俱寂，但聞鐘機軋軋，壁藤蕭蕭，兩聲相應而已。

詰旦，曙色侵窗，旋起盥漱，且喜天氣晴朗，陰森景象消除殆盡。余偕謙勵仍入餐檯。早膳時，曦光從玻璃窗射入，使塵封素壁亦作堊色。幾疑宵來晚餐，另在他處。謙謂余曰：「昨夕吾輩覺此間之慘闇，今日頓改舊觀，非因其陳都緣疲茶風塵，且腦中印此慘劇所致耳。既經心定神寧，視之奚翅霄壤？」余曰：「昨見此間之悽慘，洵覺可怖。試問夜深時君亦曾聞哭泣之聲否？」謙曰：「寤寐間彷彿聞之，及靜聽之，又無聲息矣。至今吾猶以爲夢魘也。」余曰：「吾聽之甚

明。吾敢決其爲婦人之哭聲。謙曰。吾且問之。遂按鈴。巴灤坡聞聲而至。謙訊其昨夕有婦人哭於此者爲誰也。巴聞斯言。青黃之顏色愈形其甚。曰。宮中唯有吾婦及庖娘兩婦人而已。第吾意啼泣者必非吾妻。謙遂不復問。細察巴之神色。知彼必有隱情。特佯作不知以給其主耳。早餐後。吾從複道過。適遇巴婦。見其眼眶紅暈。尙有啼痕。夜深之哭。非彼而誰。豈其夫不知耶。抑知而不言耶。噫。其何爲而哭也。吾觀巴灤坡慘墨蒙面。若有隱憂。當日查灤之死。最先見者惟伊一人。豈伊即爲吾在靖西街所見車中之人乎。鬚則酷肖矣。但宣楷云其人非頑而長者。彼則不然。噫。吾將何以決之。唯先往吉臨見電報司。問以前日寄巴灤坡之電報。是否親自齎往者。時適謙勵檢其家傳之文牘、契券。正宜吾往外調查此事也。遂出。沿曠野而行。約四里許。至一小村落。中有廣廈二。一爲旅館。一爲馬田牧家。尋得電報局。入問之。電報司曰。

是電報久已交巴醴坡。余曰。賚往者爲誰。彼曰。吾子會其其子在側。遂謂其子曰。汝尙記前數日遞巴醴坡之電報否。其子曰。吾實賚去。余曰。子親授之乎。其子曰。非也。是時巴在樓。乃與其妻耳。余曰。然則子不見巴醴坡乎。其子曰。然。余曰。子既不見彼。何以知其在樓中。電報司曰。想其妻確知之。故告吾子。豈彼尙未接此電報乎。苟如是。則巴醴坡應來誚讓余。聞其言如此。不再詰而出。緩步沈思。據電報司之言。則難必巴醴坡當日果在葩史宮否。脫竟以彼爲謀害查灑者。彼有何仇何益。而甘爲此也。豈有人主使耶。抑出於己意耶。脫又竟以彼在倫敦閭窺謙勵。則究屬何意。脫又竟以彼發此匿名短札。以恐嚇其少主。使不敢歸葩史。彼則能據其宮爲已有乎。抑有人知其奸謀。故作此札以警謙勵乎。吾正在徐行默忖之際。忽背後有呼。余者思想遂爲之驚斷。意以爲必馬田牧也。詎知回顧乃一素昧生平之人。其人身雖侏

儒貌頗閑雅。兩腮稍偏。黃髮低垂。年近不惑。尙好藻飾。披灰色衣。荷仙草笠。背負采藥筐。手挽捕蝶網。奔至吾前。喘息少許。曰。吾冒昧請見。君得毋以爲怪耶。但野居之人。往往不拘形迹。故不俟人介紹也。吾意君在馬田牧處。早知吾名。吾即瑪李盧主。Merri. L. 是倜也。余笑曰。子之網與筐已告芳名於我矣。因知是倜先生爲一物學博士。第何以知鄙人之名。是曰。吾頃造訪馬田牧。適君過其門。馬從路之窗指以告我。吾甚願晤君。故來求見。且敬問謙勵先生起居。余曰。謝君厚情。謙勵無恙。是曰。自查澧公慘死。此處居人咸以爲新嗣位者。必不願更居此。但吾意謙勵達人。必不信此邪說。余曰。吾視彼如是。是曰。君嘗聞妖獒之故事乎。余曰。嘗聞之矣。是曰。此處農人。僉信實有其事。且謂有曾見此出沒于曠野者。是言時。含笑若不著意。但吾觀其眸子。知彼亦視此事甚重。復曰。即查澧當日亦酷信之。斯果爲其慘死之原因乎。余曰。

何也。是曰。因彼積驚成疾。故見尋常之犬。亦以爲害鴟噦之妖弊。意是夕彼在柏術時。見一如犬類之獸耳。吾知其心虛太甚。宜有杯弓蛇影之疑也。余曰。子何以知之。是曰。吾友馬田牧告我者。余曰。然則子謂查灋乃見一大類之獸而驚斃乎。是曰。苟非如此。則君以爲何故。余曰。吾不敢強解。是曰。然則施樂庵先生作何見解。吾陡聞其言。大爲疑惑。但察其顏色自若。繼而曰。屈臣先生吾何必佯不識君輩。自君著施樂庵之偵探案以餉世。君與施盛名籍籍。早已雷貫吾耳。君今遙臨。可見施先生之將有事於此也。吾故願聞其解。余曰。吾恐不能告子。是曰。然則施先生能親臨否。余曰。吾友事甚繁冗。不克離倫敦。是曰。何不幸也。此事繁蹟。吾輩無從索解。唯施素精于偵探。彼來或能得之。今子倘有用我者。吾必樂從。或能佽君稍得此事之一二。余曰。吾誠以告子。吾今來特伴吾友謙勵歸耳。別無他意。又何事君佽耶。是曰。展矣。

屈臣。洵細心人也。吾甚悔作此無爲之談。自今以往。吾當不復言及此事矣。
彼與吾緩步相語。時至一歧路。有一小山斜出於右。久經鎚鑿。山腹洞然。一
面則爲嶙峋峭壁。半埋於荒楚之中。山後一縷烟痕。裏於林末。是惆顧余曰。
循此小徑。不數武便到吾家。君肯一辱臨乎。余初意欲速回葩史宮。繼思謙
勵案上文牘蔚然。想此時尙未閱畢。復憶吾友屬我調查此間居人。因諾之。
遂同行。彌望闊野。地勢崎嶇。中隱平原。芳蕪一碧。數峰怪石。草際支離。是曰。
如斯奇景。吾意子必不厭觀。第其中奧邃。子未能遽得耳。余曰。君必遍觀之
耳。是因晝至此較後於查灋。故此間居民目余爲初來客。但吾生每好探奇。
故已遍遊之。吾意知此地者。無如我焉。余曰。甚難識之乎。是曰。難甚。子不見
北山外之平原乎。子以爲何如也。余曰。宜馳馬。是曰。吾料子必作是想。但此
地不知陷若干生命。子不見其豐草之地乎。余曰。似較他處肥沃。是哂曰。

此片豐草爲阱於吉臨也。倘一失足則陷于死。昨夕吾親見一小馬入此地。偶失足陷坎中。後竟不能復出。此地即在天枯地涸之時。亦屬難行。若秋霖之時。更匪易也。唯吾能入其中。泰焉無恙。語次。忽指平原而謂余曰。君視之。又一可憐之馬也。余急視之。遙見一馬在草間輾轉。無何。唯見其首。悲鳴蕭蕭。亂山應響。動人惻隱。而是偶則神色自若。曰。此坎又取一馬去矣。昨日陷一馬。且前後不知凡幾矣。蓋晴天人多縱馬出野。一行入此。輒陷于死。噫。洵一險地哉。余曰。君奚獨能出入其中。是曰。中有二二小徑。身材敏捷者。自能趨避。吾已探悉也。余曰。子何故履此險地。是曰。君不見彼處之山乎。其山乃一塢。四面皆爲石阱土坎。其中產數種離奇之草木及飛蟲。我故樂此而忘其險也。余曰。吾亦將試尋之。是一聞此言。注視余。若不勝驚訝曰。吾望君絕此念。苟必欲冒險而行。吾恐君難望生還也。吾之能至其中者。已探悉其地。

勢處處識之。故無虞。君則否也。時忽聞一種悲慘之聲。徹於廣漠。山鳴谷應。草木震動。惟莫辨其從何處來。祇覺其由小至大。自疾而徐。戛然頓止。是倜勃然變色。顧余曰。噫。此僻野洵一怪異之區哉。余曰。吁。果何聲也。是曰。此間農人云。斯乃妖獒之聲。恐不久又將出而祟人矣。吾曾一再聞之。但未有如此次之鉅者。余聞其言。心爲之沮。四顧茫茫。絕無人跡。唯一双野鳥。格磔樹間。余曰。子爲物學博士。當不信此邪說。但其聲甚異。究爲何物。是曰。卑濕之地。時發異聲。或爲風起水湧。亦未可知。余曰。不然也。此乃動物之聲。是曰。然則或爲水駝鳥之聲。子曾聞水駝鳥鳴乎。余曰。吾未嘗聞之。是曰。吾國幾無此鳥。但僻野間或有二二。吾意頃所聞者。則其鳴聲也。余曰。此聲之奇。吾生平所未聞。是曰。惡。此地誠非樂土也。子視觀彼山坡上爲何物。余望之。見結石爲龕。二十餘座。形類羊牢。余因以詰是。是曰。非也。此乃上古之人陳蹟。復

指示余曰。此則彼之古屋也。子盍往視之。猶可見炊爨偃息之處。余視之。若一小村落。因曰。何代之人居此。是曰。不知。余曰。其人何業。是曰。牧畜。且其時纔識以銅代石。故其人亦事銅鑛。子曩見山半窟窿。亦其遺蹟也。談論間。瞥見一蝶。飛舞草際。是倜欲撲之。蝶遽向險地飛去。是倜急往逐之。其手中之網羅。忽起忽落。身上之衣櫻。載飛載揚。踊躍而前。亦如一飛蟲也者。吾佇立視之。羨其矯健。又恐其瀕於險。睇視間。忽聞跽跊履聲。回顧見一少艾。從林坳蹀躞而來。吾早知是倜有一妹。度來者必其人也。矧在此荒郊之中。舍彼其誰。且吾嘗聞人繩彼妹之美。今見之。信非虛譽。第其貌與其兄迥別。姿容都雅。更極矜嚴。身耀而長。亭亭玉立。但顏色微紫。稍遜於倫敦婦女。而櫻脣凝脂。鳳眸流媚。則世所罕有。況復釵裙明麗。態度如仙。僻壤窮鄉。洵非易覩。余回身視之。見彼凝睇其兄。然後趨至吾前。余正脫帽爲禮。方欲有言。彼率爾謂

余曰。速去。速去。速之倫敦。余乍聞之。心悸神慄。不知所措。惟張口瞪目。呆立。視彼。彼亦凝睇視余。以足頻頻蹙地。吾遂問之曰。卿何事教我。速之倫敦。彼欲言復止。既而低聲曰。即不能明以告君。唯願君聽印所屬。速如倫敦。毋淹留於此。余曰。吾蒞此未久耳。彼嗔曰。夫夫也。夫夫也。何負印一番美意也。速去。速去。今夕速之倫敦。急離此土。語次。忽曰。毋多言。吾兄將至。慎勿以印言告彼。遂佯顧余曰。君肯爲印摘此蘭一莖乎。此地山蘭最盛。惜君來遲。不及見其葳蕤馥郁也。倏忽間。是偶已狂奔來前。不遑喘息。面盡發赤。勢極洶洶。含愠呼其妹曰。白梨。吾痛矣。白曰。兄勞甚乎。是曰然。吾頃逐一蝶。此蝶乃鮮見者。爭奈捕之不獲。往返徒勞。是偶暫間時而顧余。時而顧白梨。目光如電。隨謂白梨曰。汝自介紹於彼乎。白曰。自然。印謂謙勵公來遲。不克見山蘭之盛。甚可惜耳。是曰。汝以彼爲謙勵公乎。白曰。豈彼非謙勵公乎。余曰。否。否。不。

然也。吾乃謙勵之友。名屈臣。乃一庶民耳。白梨聞之。紅潮暈頰。意良不安。曰。若此則卬頃作無謂之談矣。是倜注視白梨曰。汝來無多時。已語伊何事也。白曰。即適誤以屈臣先生爲謙勵。今歸故土。非若遊人。何愁不睹此山蘭繁盛之時也。語次。遂偕行。不數武。則至其家。宅爲昔日農人之田莊。但修葺之。乃成一煥然精舍也。四面園圃。短林周繞。及門。見一襯襯老僕出應。是倜肅余入室。室中陳設精良。因知其妹亦雅人深致。臨窗一望。唯見荒郊無際。遙接天末。吾不解是。偶乃多才多藝之身。白梨乃傾國傾城之貌。何故安居于幽僻無人之境也。是似窺見吾意。曰。吾輩卜宅於茲。君母乃以爲異乎。但吾輩安之。繼曰。吾昔曾設帳授徒。雖吾之性情不宜。但得與少年同居。且培就人才。亦吾所樂也。詎識命蹇時乖。生徒忽盡染時疫。死者三人。因此中輟。吾生平酷好博物。吾妹亦然。因此間動植二物頗饒。且多奇異。故卜宅于茲。余

曰。君乃物學博士。幽居固宜。但君之妹爲絕代佳人。似不宜幽棲空谷。白梨
顧余曰。否。不然也。卬亦雅好野處。是曰。吾兄妹二人。有古今之書可諷誦。有
動植之物可研究。頗不覺寂寥也。且德必有鄰。如馬田牧查灋公等。皆可以
談學問。查灋尤與吾親暱。彼不幸遽罹慘禍。吾惋惜之情。莫能言喻也。昨聞
謙勵歸。吾即欲造謁。惟未識其肯納否。余曰。謙勵必樂與君結交。是曰。然則
乞君爲之先容可乎。余諾之。是曰。彼初來此。人地生疎。與吾交遊。或庶不過
于寂寞。繼而顧余曰。請君登樓。觀吾之虫類博物室。吾國西南方之博物院。
無如此室之完備者。且覽畢。殮亦可具矣。斯時余甚欲速歸以伴謙勵。且思
頃于僻野目擊馬之慘死。又聞異物之聲。吾爲之心碎目眩。再思白梨之言。
及其情狀。吾不能無疑。故堅辭而出。行不數武。忽見白梨坐于道阤之石上。
蛾眉攢翠。桃臉飛霞。露一種羞怯之色。含笑睨余曰。卬避吾兄馳至此。遲君。

花冠猶未遑整也。繼曰。印甚悔誤以君爲謙勵。頃所言。願君勿記。蓋全與君無涉者。余曰。吾不能不牢記。因吾乃謙勵契友。其事與吾有切密關係。望卿告吾。何切望謙勵速往倫敦若此。白曰。此乃女子之戲言耳。倘君與印久處。則知印慣作無端之語也。余曰。否。否。此決非無端之語。卿言時戰慄之聲。至今猶在吾耳。愕眙之色。至今猶在吾目。願卿毋隱。吾一臨此土。則知奇險四伏。性命之危。如臨吉臨之阱。假使無人指迷。一失足成千古恨也。望卿明以告。吾吾必以卿之誠。達諸謙勵。語訖。白梨美目灼灼。遲疑不決。既而曰。屈臣先生何多慮也。查澧之死。印與兄皆邑邑不樂。因彼與吾輩甚親暱。互相往來。言笑歡洽。因知其酷信妖教之事。詎料其竟罹斯禍也。今聞其嗣位歸來。故印甚不安。是以作此危言。令其速如倫敦也。唯斯言願君轉達謙勵。余曰。卿以爲何險。白曰。君未知妖教故事乎。余曰。吾不信此邪說。白曰。但印則

酷信之。敢問君有權力能使謙勵即離此土否。寰球之大。何地不可安身。何必戀此險地乎。余曰。謙勵天性勇敢。彼歸來。正欲探察此地之危險。倘無實據。告彼。彼必不肯離此。白曰。印不能再有所告。因印更無所知也。余曰。卿旣無秘事相告。又何畏爲兄所聞。白曰。印之兄爲此處窮民計。故甚望謙勵歸處。故宮。苟聞印以此語謙勵。彼必不悅。印言罄矣。語畢。匆匆而去。余兀立目送。見其翩若驚鴻。越數小山而沒。余遂狐疑滿腹。垂頭而歸。

以下將余曩者寄施樂盦之書。再爲錄出。雖散失之餘。僅存其兩。然使今日一一追敍其事。不若當時之書。言之親切也。觀此可見當時推測遲疑。傍皇無緒之狀。

樂盦足下。前上電墨數書。已將此上帝棄地所出之事。罄告與君。但居此多一日。則此闐野之慘象。印入腦中深一重矣。於戲。如斯幽僻之地。能不令人。

觸目而驚心者乎。倘君來此。則亦失英倫之新樂趣也。所見者唯上古遺蹟。及纍纍荒塚。暨昔日廟堂之斷石柱而已。更觀山坡之石龕。倘若見一衣獸革之野人。由其戶出。引一大石鋒銳之箭于弓上。則應覺此地只直彼所居。不宜吾輩所至。但一隅磽地。何昔日民人之繁也。不亦奇乎。吾雖非稽古家。然亦可忖度其爲一種厭世之人。故隱此棄地也。以上所言。皆非君所委調查者。君當厭聽。且吾曾記君聞人議論日繞地球行。抑地球繞日行之說。君置而不辯。可知君必不願聽此無謂之談也。數日來無書寓君者。因無可告也。吾今將邇來調查所得之事。倫次告君。前函曾述之逃囚余敦。今此間居民多謂其已離斯土。因彼逃竄迄今將半月矣。警察偵探絕不得其踪跡。此間岩壑如蜂窩。彼遁匿于茲。亦固其所。但匿于此。亦湏求食。舍攘野外之羊。別無他物可食。第野間至今不聞有失羊之事。故此地居民。可以安枕無憂。

矣。且葩史宮中有男子四人。亦足以自固吾圉。唯是倜家中。祇兄妹二人。及臧獲二人而已。且皆文弱。儻逃囚破扉而入。則可肆其橫暴也。吾與謙勵興念及此。不禁爲之寒心。謙曾命御夫畢堅往彼處全宿以衛之。但是堅辭不受。何以謙勵如是關心。是倜乃因謙邇來愛慕其妹白梨故。多情如謙勵。絕色如白梨。邂逅于僻壤。毋怪其相傾愛也。但其兄妹性情迥異。白梨則深于情者。而是倜則似甚寡情。吾嘗見白梨每與謙勵言時。必偷視其兄悅否。可知其對待白梨必有強權也。且時見是倜雙目炯炯。薄脣常閉。殊非溫良之人。但亦甚愛其妹。一日是倜與吾等至昔鴟噭死之處。離葩史宮約數里。其地兩面高山。中隱一谷。谷外白艸連天。一望無際。谷口兩巨石兀立。其巔巉岩如獸之齧齒。閼悴之象。宜昔日有是慘劇也。謙勵甚注意流覽。且問是倜信否。有神鬼干與人間之事。是倜漫應之。語多含糊。意不欲盡言所知。恐謙

勵憂慮且以古來神鬼祟人之事語我。可知彼亦甚信妖弊之事。是日同至是側家晚飧。即謙勵初見白梨之時也。彼二人一見相憐。各傾愛慕。歸途謙勵屢繩白梨之美。從此無日不相見也。今夕謙勵宴彼兄妹于宮中。且彼約下星期請謙勵燕于彼家。周旋日密。倘謙與白梨得爲伉儷。不知者皆謂其兄甚悅。詎知不然。吾嘗見謙勵與白梨語時。是偶每含慍色。且屢阻其二人私會。豈彼因野居。若其妹適人。則愈形寂寞乎。若以此故而阻其妹之好事。則未免私心太甚。吾今處一極困難之地。因君教我不令謙勵獨出。倘伊與白梨有私。則不免獨出。倘吾仍奉君命。恐伊必不悅也。木曜日馬田牧來訪。出一上古人之枯體見示。云邇來掘得者。喜形于色。可見其熱心研究也。尋是偶兄妹亦至。遂同往考驗查澧慘死之地。其術以高籬成之。甚長且幽闊。葵柏兩行。艸茵夾路。衙杪通一半圮之道。署宮中有一扉通野外。乃木爲之。

有危。緬思君當日與馬田牧推測此術。吾今日擊試以君之忖度驗之。設如君言。杳澧立此見曠野有一驚訝之事。遂至碎魄狂奔。力蹶而死。則彼究何所見也。豈曠野牧羊之犬邪。抑果爲妖獒邪。杳杳無邇。殊難推測也。邇來又獲識鯉鳧宮之符輦。彼居于葩史之南。約距四里。其人老猶壯。性暴躁。寡嗜好。唯健訟。彼以此爲遊戲快心之事。其價值洵不可議哉。故喪家貲不鮮。雖好訟。但非深讐。視同兒戲耳。時而將道路之柵閉之。謂此原非衝衢。時而將人家之門破之。謂此原爲衝衢。因此恒與人爭訟。平生最心折者。乃昔分封自治之政策。彼之才可飲人。亦可害人。彼有時跳躍狂笑。如凱旋之師。有時怒目兀立。如木雕之偶。聞彼今尙有七重案在身。所賸貲財。將必因此而消耗矣。貲罄或不能如此生事。且彼又善天文學。家藏一最精良之矚遠鏡。今終日在臺上四顧。思窺此逃囚。彼此舉豈非甚善乎。但聞傳說。謂彼將訟馬。

田牧于公庭。謂其擅發古塚。掘取骷髏。余于茲斗室坐愁。無聊已甚。唯日聞其事。足破我寂寥也。君曾屬吾調查此間居民。故分列序其人以語君。且吾今告君一要事。及詳論巴醴坡夫妻之事。尤以昨夕爲最奇。吾輩在倫敦發來訪查巴醴坡之電報。已不足據。吾曾函告君。且曾告謙勵。謙即問巴醴坡是否親手收是電報。彼對曰。然。謙再詰之。彼頗驚訝。稍思移時。答曰。不然。吾在樓中。吾妻轉致我者。謙又問是否已覆。彼對曰。不然。告與吾妻代覆之耳。謙遂不復問。巴退。至黃昏時。巴醴坡復問謙勵。今晨問他此事。何意。豈謂吾失信乎。謙慰之曰。非謂汝失信。且時會倫敦寄新服至。故以舊衣多畀伊。以慰其心。伊始安之。吾于其妻則更細心訪察。伊乃端莊婦人。頗知自愛。情意娟雅。且甚易感動者。吾曾函告君。吾初來之夕。聞一婦啼泣甚苦。從此吾屢見其面有淚痕。若有隱憂。故見諸色。豈其追念前愆乎。抑其夫御之過刻乎。

巴醴坡之行爲。則更令人思疑者。昨夕之事。尤使我疑心益甚。君已知吾非渴睡漢。且奉君命至此。尤不敢軒眼。昨夕二時。吾從夢中忽聞一潛行之聲。而驚醒。即起啓門。覘其異。則見一頹而長之人影。只披寢衣。赤其兩足。手執乙燭。行于複道。雖不見其面。但度其影。亦知其爲巴醴坡也。彼行甚緩。一望而知其爲秘密事。此複道中有一榭。吾望其影過此榭。則不復見。吾遂施從之。及吾至榭。則見彼已至複道盡處。入一房中。吾伏門隙窺之。見彼伏于窗上。執燭近窗。見其半面。望曠野之外。凝神注視。又忽發歎聲。若不獲所求者。尋滅燭。似不耐久待。吾即摩索歸寢室。無何。聞其潛步過門而去。吾亦就臥。于夢寐間似聞啓鑰之聲。但不辨聲從何來。何故夜深啓鑰。吾更莫知其故。此必一秘密之事。遲早吾輩必知之。但今吾不欲以推度煩君之聽。因君曾告吾。唯以事告君。勿執已見。但今晨吾已將此事告與謙勵。謙語吾必設法。

尋之。但今不欲告君。餘容續陳。不宣。十月十三日屈臣頓首。

十月望日屈臣白。曩呈一書。末言巴醴坡夜深伏窗窺野之事。君聞之。當亦爲之驚訝。兩日來事之變遷。洵不可逆料。吾今臚列以告君。十三早吾即至巴所入空房驗之。其所伏之窗。在西隅。與他窗不同。因此窗在兩林之間。一望全野可得。若他窗則爲樹林掩映。隱約不能明晰。巴擇此可知其欲睹野外之人。但是夕甚黑。吾料彼亦無所見。但他究欲睹何人。豈與其外婦約乎。觀其行逕。及其妻之懊惱。則似近之。且其人溫文。必見媚于女子。矧是夕吾歸寢後。聞啓鑰聲。非彼關扃納外婦而何。吾曾以此告謙勵。謙亦云曾聞之。遂同謀瞞之。于是議定。是夕同坐臥室。遲之。是日聞謙勵召倫敦之工師。及拍拉 Plymouth 之雕匠繪匠來。知其將不惜貲財。重新故宮也。若一旦故宮重新。萬事完美。所乏者中饋之人耳。但亦非難事。倘彼美樂從。何愁無之。且

吾未嘗見情摯如謙之愛白梨者。但彼雖情摯亦不能猝成其美。何也。因今日情海生一風波也。蓋今日謙勵與吾相議。罷巴醴坡事畢。謙遂彈冠將出。吾亦如常彈冠將從之。彼睨余笑曰。何也。予亦出乎。余曰然。吾越俎竊窺君事。吾甚不安。第施樂龕堅屬吾不可片刻離君左右。更不可聽君獨出曠野。君曾聞其再四叮嚀乎。謙拊吾肩笑曰。彼雖如此叮嚀。但豈料吾今日邂逅之美事。諒君亦知之。吾今必湏一人獨出。余聞其語。不禁赧然不知所答。並不知所措。而謙則遽執杖去矣。吾再思之。甚恨聽彼獨出。倘有不測。吾將何以見君也。料彼去猶未遠。尙可迹之。于是出度其必如瑪李廬。因取徑而去。吾雖疾行。亦不見其踪跡。繼而徘徊歧路。吾恐迷途。因登高而望之。遂見其與白梨聯袂而行。切切細語。屢見白梨言時撫膺頓足。若不勝懇切。謙但搖首若有不豫之色。吾遙望之。不知所措。若竟至其前。則太凌辱彼二人。此時

吾分所當爲者。唯不使其出吾眼界耳。繼思窺他人私會。亦一恥事。雖然。二者必居一于此。吾寧擇其輕者。但遠立而望之。既而復思倘有意外。彼與吾相距頗遠。則鞭長莫及。吾又如之何。此時吾洵處于極難之地也。疑慮間。忽見一片碧羅。如彩雲飄于空際。審視之。乃是倜之捕蝶網也。吾轉眼望彼二人。時見謙勵欲攬其纖腰。白梨則羞而他顧。無何。是倜已至彼二人前。見此情狀。不勝憤怒。頓足狂詈。謙勵遂與詣讓。白梨唯袖手傍觀。不出一辯詞。亦無驚恐之色。既而是倜招其妹去。白梨臨去。秋波一轉。偷顧謙勵。是倜旣挈白梨去。謙勵猶呆立少晌。望其去已遠。始垂頭喪氣。緩步而行。吾遂下山。謙一見余。輒問吾從何處來。余遂告之。余不當聽其獨出。故施從之。及所見何如。謙始聞之甚怒。繼而聞吾言質直。幡然笑曰。吾以此闡野最宜私會也。豈知有如此多人暗窺余耶。君不見其兄之狂態乎。余曰。吾昔未嘗見其梓。

梓如今日者。謙曰。吾亦如此。吾昔以彼爲一溫文之人。詎知其橫如此。吾今日何爲使彼如是之怒。豈以吾調笑其妹乎。吾忝爲貴族。想不辱彼。何故彼不欲吾爲其妹婿也。余自從一見彼美。則以爲天爲我而生斯麗人。而斯人亦情鍾于余。雖未明言。但吾能窺之。夫婦人之目。天與一種愛電。傳情與人。較語尤甚。但其兄則防閑如此。唯昨日始得與其期會于此。詎知相見。彼未嘗出一語涉及愛情。吾屢欲言。彼復尼之。彼但告余此地危險。不可一朝居。苟吾在此。一日。彼一日不安也。吾答曰。吾因不忍離鄉而他往。倘卿肯偕吾去。則吾可即之倫敦。誓同白首。彼尤未答。而其兄已奔至。怒容發赤。裂眦噴火。當時余究何爲也。豈余恃貴族挾迫其妹乎。故吾誠心告之。吾乃欲與其妹百年好合。非爲桑中之行。彼怒仍不息。故致誚讓也。是偶畢竟懷何意。而如是悻悻也。吾之愛友屈臣。何以教我。余遂思解此疑團。但余不覺亦入疑。

團之中。試思謙勵之功名、產業、年貌、品行、無不佳者。所嫌者。唯其家屢遭慘死耳。不應如此峻拒。何其妹亦不出一辯詞。反覆莫得其故。至午後是個來謝罪。此疑團始釋。是云彼生平最愛其妹。矧今野居靜寂。更喜有伴。若遽適人。彼太孤寂。故今早乍睹此狀。勃然震怒。言詞未免過峻。乞謙勵宥之。且云留此美人作伴。誤其終身。則甚愚而自私。終不能不適人。則寧適謙勵。仍不致睽隔。但望謙勵俟二月後始與訂婚。謙一二諾之。且請謙勵于禮拜五日至彼家夜宴。于是前疑盡釋。是夕吾果與謙勵同坐寢室以待巴醕坡。豈知終夜無聲息。直至更闌。始隱几而寐。次夕與謙依舊篝燈對坐。屏息待之。如獵者之守網。釣者之持干。至夜分。仍不聞聲息。吾輩以爲又虛度一宵矣。叵耐之際。忽聞其聲。吾輩精神爲之一振。細聽之。則聞其足聲輕且緩。過門漸遠。益微。遂輕啓門出施從之。彼已過榭。複道盡黑。吾輩遂潛步過榭。見彼適入

空房。其燭光從門隙漏出。故複道間僅得一綫光明耳。及吾輩至門。伏隙窺之。見彼伏牕上面貼琉璃。吾輩遽排闥入。巴大驚之下。呆立直視。徬徨無狀。謙問曰。汝在此何爲。彼驚恐之至。幾不能言。手足戰慄。燭影搖紅。嗣曰。吾來觀此。牕閉否。謙曰。汝來閉牕乎。巴曰。然。此吾之職務。謙厲聲曰。速言之。忽撒謊。汝究在此何爲。巴戰慄曰。吾持燭照牕。非爲害君之事。謙曰。汝何故持燭照牕。巴曰。此非我之秘事。不能告君。若非關他人。吾則斷不瞞君也。時余頓有所觸。遂携其燭至窗前。探首外望。見浮雲掩月。遍野糊縹。黑暗之中。有一光如豆。余遂指謂謙勵曰。此何物也。謙覘之。遂呵巴醴坡曰。斯即汝之暗號也。汝尙不認乎。何狡猾若此。急言之。與汝同謀者誰。所謀何事。巴怒曰。此我之事。非汝之事。何能告汝。謙曰。如此汝速去。巴曰。甚善。吾必去。謙曰。汝如此去。猶不以爲恥乎。汝累代爲吾家臣。詎知汝竟結奸黨以害吾家。謙言未竟。忽聞

一婦人之聲曰。不然。不然。此非不利于君者。余等回顧。見巴醴坡之妻。披袒服立于門外。戰栗之色。過于其夫。巴遂向其婦曰。吾輩須速去。子宜即檢裝。婦曰。噫。卬早知有今日也。繼而謂謙曰。此悉爲卬之事。望勿罪吾夫。謙曰。何也。婦曰。吾弟竄匿曠野。飢寒欲死。卬不忍不援之。故吾夫持燭于此。乃以示彼。彼然火則示欲吾輩齋食去。謙曰。汝弟爲誰。婦曰。乃逋囚余敦也。吾輩乍聞其言。不勝惋異。怎料此端莊麗人。竟與一凶暴逋囚同骨肉耶。婦曰。卬亦名余敦。彼爲卬之幼弟。當彼幼時。卬暱愛之甚。任彼自爲。詎知其今日竟流入卑鄙乎。彼以爲地球專爲已有之物。任彼妄爲。殊無顧忌。故年稍長。與匪人狎交。魔力深入其腦。遂辱吾名。屢犯惡罪。人格愈卑。幾不免于死。但姑論彼今日何如窮凶極暴。以卬視之。猶如一垂髫無知者。彼旣逃竄至此。飢寒交逼。加以警察日夜巡邏。卬憐之。不遑顧法。遂留彼于宮中。迨至君歸。彼遂

匿于曠野。以待警察稍緩。始逃他處。彼匿于此。每兩夕吾夫必持燭示之。窺彼仍在此否。若彼仍在。則燃火爲號。然後吾夫携食餉之。印朝夕望彼早離此處。但彼在此一日。印不忍一日絕其食。印爲上帝信徒。從不作一謊語。此乃印一身之事。非關于吾夫。請勿罪吾夫。感激無涯也。婦言時。極爲懇切。謙遂問巴曰。此事真乎。巴曰。誠然。無一虛語。謙曰。如此。吾必不罪汝。吾頃責汝之言。汝勿介懷。今汝夫婦可歸寢。彼二人遂去。謙盡推其窗。夜風撲人。寒沁肌骨。一星之火。猶在野間。謙曰。彼何胆壯。然火不畏人見耶。余曰。或彼篝燈祇露一面。獨使斯樓見之。謙趕之。繼問余約去此若干遠。余曰。約在吉利。Clegt 岡外。謙曰。然則一二里耳。余曰。巴醴坡能餉食于彼。想不及一二里之遠。謙曰。噫。彼今猶在光中。遲食。吾輩曷不擒之。余曰。吾亦有此意。此人有防治安。不必憐也。今擒之。復囚之。使此間居民可安息。若吾輩知而不擒。吾輩

之過也。遂與謙勵携鎗而出。唯聞淒風撼林。落葉蕭蕭。行雲閉月。時隱時沒。微雨幾點。着面生寒。舉目望其火號。猶在目前。余遂語謙勵曰。吾輩見此通囚。應出其不意以擒之。因彼乃一勇悍之人。謙曰。然。但吾輩今野行。施樂盒。將以爲何如也。今非夜深。妖魔出祟人之時乎。時突聞一奇聲。應聲而起。此聲吾曾與是偶于野間聞之。今當夜深。更覺悲慘。初沈而慘。忽曳然而悲。尋沈而止。無何復鳴。如是者數次。天地爲愁。草木淒悲。謙緊攬吾祛。在沈黑中見其面白于紙。問余曰。此何聲也。余曰。吾不知之。但吾嘗聞之。時聲已止。四野寂然。謙携余少立而聽之。曰。此乃妖獒之聲乎。余聞之。血爲之冰。因彼言時齒擊作聲。余愀然曰。此間居民固云如此。謙曰。聲從何來。余曰。應風而至。不知何自。謙曰。來自吉臨乎。誠妖獒之聲乎。余曰。吾前次聞之。是偶以爲異鳥之聲。謙曰。否否。此誠犬聲。倘在倫敦聞之。吾則笑而不信。于此曠野聞之。

吾則不能不信也。矧吾叔死時，四圍皆犬跡，余素以胆壯自詡。但今聞之，使吾血冰矣。子試撫吾手，余捫之，覺凍如大理石。余曰：盍歸乎？謙曰：不可。吾輩既立志捕此人，雖妖魅遍野，吾輩亦必前進。于是緩步而去。時四望黎闇，亂山縱橫，獨有一火如豆，閃吾眼簾。使我神魂彷彿，時覺其遠若天涯。時覺其近在咫尺。旣而行稍近，見其火乃一短燭，挿于石罅之中。三面皆有障閉，故風不能吹。且他處不見。石罅外有一拳大石。吾輩伏此細察其中。謙低聲問曰：吾輩將如何？余曰：少俟，必匿于此間。言未竟，忽見光中見一凶惡之人。面色如灰土，鬚髮粗如豕鬚。兩目炯炯如狡兔之聞人聲。吾觀其面有驚態，知彼已覺。恐彼遽滅火而遁。吾即一躍而上，謙亦隨之。詎知其咀咒一聲，忽躍而竄。當其躍時，余見其身材甚小。適明月破雲而出，吾輩逐之。見彼竭力狂奔，躍越山石如一山羊。苟吾輩放鎗擊之，必可中。但吾輩攜鎗聊以自衛。

何忍擊此手無寸鐵之逋囚。吾與謙皆善走。且此時精神活潑。但亦莫能及。在月下見彼走絕快。無何已遠。祇見一小影在山頭石上躍走而已。吾竭力逐之。至力窮茶極。且相距太遠。知必不可及。遂坐石上喘息。轉瞬已失其所。在矣。憇坐少許。遂行將歸。時殘月西逝。掛于峯尖。遠而望之。恰似鏡臺。燦然。出匣。隨見月鏡之中。一人影立于峯頂。其人頑而長。禹步兀立。交臂于胸。垂頭瞰視。吁。此何人也。頃之逋囚。非向此奔。且其影與逋囚迥不相侔。噫。人耶。妖耶。不覺失聲疾呼。謙勵異之間。余何事。余指示之。已不見矣。惟見峰鋒穿破。殘月而已矣。謙曰。吾意警察巡邏此逋囚耳。但余未敢深信。欲往尋之。奈何。櫟林不能再步。且復憶頃聞之異聲。不禁寒心。何敢更冒險也。于是速歸。明日吾將以此通囚遁處。寓書于瑟理 *Princeton* 之警察也。但吾輩不能親擒之。甚爲憾事。以上所言。知不免于繁瑣。有瀆清聽。但此案似漸得端緒。

矣。如巴醴坡之事。今已解去一疑團。唯野間奇詭之事。仍黑暗如前。或遲日。吾更有以告君。然不若君來之爲愈也。屈臣白。

以下錄日記二則。觀此漸知此慘劇之機關也。

十月十六日。微雨。陰霾。纏綿。野痴雲。罨樓。余攀轆。一望。但見雲氣。晦渾。升降。流动。野容。縹糊。山光。隱見。室之表裏。愁慘。一揆。矧余與謙勵。經昨夜驚嚇。勞瘁之餘。肌骨疲乏。心魂傍徨。若大禍之將至。且細思日來遭際之事。皆隱有謀害之意存焉。况農人告我。曾於野間見一奇獸。口目俱能噴火。若謂其爲妖。獒也。何以有聲有跡。似此無稽之言。奚可遽信。雖是偶與馬田牧咸信之。但余則莫敢信也。若信之。豈不與農人一般見識乎。料吾友施樂盦亦必不信。吾爲其代表。豈不表同情乎。但亦非全是憑空結構。吾實嘗聞其聲二次。豈有人縱一獒于曠野乎。但究來自何地。隱身何處。覓食何方。且何以日間不

見此疑團誠難破也。且昨夜月下立于峰頂者。豈即昔在栗經街所見車中之奸細乎。吾雖瞥見之。但吾可辨其形。此間居人。吾已遍識。敢決其非此方之人也。彼高于是倜而瘦于符輦。巴醴坡之身材。庶幾近之。時巴在宮中。決不能至此。如此則必有一奸細迹吾輩乎。倘吾獲之。則一切疑團可立破矣。吾當竭力以得斯人。吾初欲與謙勵謀。繼念彼性好靜。且今勞憊已極。吾不忍更擾彼也。早漁後。巴醴坡請謙勵入複室語。余坐彈子房中。隱約聞厲聲數作。固知其必有辯論也。有間。謙勵啓扉招余入。見巴側立。形容慘悴。謙謂余曰。巴云彼如此質直。以其秘事告吾輩。吾輩昨夕不當往捕余敷。君以爲何如。余未及答。巴儻曰。吾言或過分。望君等宥之。但余敷今處此困難之地。乞君等憐之。余曰。倘汝不待吾輩逼而後言。吾輩必不如此。巴曰。捕此逋囚。于君等何益。吾不解其意。謙曰。吾輩爲民除害耳。非欲利己也。巴曰。彼斷不

敢犯此間居民。吾可誓之。遲數日各事可備。彼將往南美洲也。天有好生之德。望君等切勿以此報警察。則吾夫婦感恩罔極也。謙謂余曰。君以爲何如。余聳肩曰。若彼果肯離此。則居民可安。謙曰。倘彼瀕行。始犯此居民。又如之何。巴曰。吾輩已爲彼治行裝。給貲斧。彼必不犯此居人。倘彼犯之。何異于告人彼匿于此。謙韙之。遂諾其請。巴曰。如此則吾傾心謝君。若吾妻之弟被擒。無異殺吾妻也。言已。感謝而退。俄返謂謙勵曰。感君如此厚恩。吾媿無以報。但吾知一事。請以告君。謙曰。何事。巴曰。有關於查灋公之死者。謙勵急問曰。豈汝知其原因乎。巴曰。非也。吾知其是夕佇立短扉處。因會一婦人耳。謙曰。然乎。若知其名乎。巴曰。吾不知之。但知其名之省文爲 E.L.二字。謙曰。汝何由知之。巴曰。腰查灋公書者。日盈十百。一日獨得一書。故吾留意看之。知從金柅 Coombe Tracey 發。且知爲婦人筆蹟。當時吾亦無所疑。因數來復前。

吾妻洒掃昔日查灋公之私室。此室自查灋公死後未嘗洒掃者。是日洒掃時。在庫露下。拾得一角焚餘之手札。雖塵埋已久。字甚模糊。但僅存書末數字。其言曰。

君爲文人。望讀畢附之一炬。夜間十時。勿忘短扉之約。

書末署名處有「丁巳二字。謙曰。今其榆尙存否。巴曰。忘矣。謙曰。前賸查灋公書者。有同此筆蹟者否。巴曰。吾素不留意。故不知也。謙曰。吾意汝亦不識其人。巴曰。然。若識之。則能知查灋公死之原因也。謙曰。何汝久秘此事。巴曰。吾知亦未久。且回念查灋之恩。故不忍發其穢事。若非關於婦女。則早告君矣。謙曰。汝恐此事有傷查灋公之名譽乎。巴曰。誠然。言畢。遂去。謙顧余曰。今此事忽得一綫光明。子以爲何如。余曰。不然。吾覺黑暗益深耳。謙曰。雖然如此。但吾輩能尋得其人。則可發明此事。今將何以處之。余曰。唯有速告與施樂。

益。吾意彼知此事。或親來也。謙謹之。吾遂入書室作書以寓吾友。但施邇來事必繁冗。故答我書極稀。間有之。亦寥寥數字耳。諒其必因某案繆身。盡費心力。第今以此事告之。彼必注意耳。

十七日淫雨。斗室坐愁。鎮日唯聞檐溜滲漉。壁簾蕭颼。兩聲相和。默念逋囚處此荒涼闊野。耐此殢雨愁風。無論彼作何惡。今受此寒苦。亦足以償之。復思曩夕月下所見之人。在寒郊乎。然耶。否耶。彼究爲何事。亦與此逋囚耐斯苦也。黃昏時。余披屨。齋而出。斜雨撲面。冽風截耳。一望塗泥接天。吉臨之坎。更可知也。唯願上帝庇祐行人。勿陷此阱。吾至曩夕月下之人所立山隈。唯見白雨跳珠。錯落地上。黑雲擁蓋。羃厯峰頂。回顧葩史宮双墖。隱于烟雲渺杳之間。上古之遺蹟。見於岩岫歷亂之下。自是之外。極目無睹。吾旣行遍野間。而月下所見之人踪跡杳然。余行將歸。忽見馬田牧乘高車從翠廬而來。見余冒

雨行。遂邀同車。既登車。談次。知彼邇日失其猗狹。邑邑不樂。吾再三慰之。但余思日前見陷之馬。則恐猗狹必無生還之日也。嗣余訊馬曰。此間居人。諒君無不識之。馬曰。然。盡識之。余曰。君知有一婦人。其名之省文乃 L. T. 二字者乎。馬凝思片時曰。此間男女尊卑。吾無不識之。未有名爲 L. T. 二字省文者。俄而謂余曰。莫非羅娃李仁氏 Laura Lyons乎。彼名之省文乃 L. T. 二字也。但彼居于金枕。余曰。彼何人也。馬曰。彼乃符輦之女。但遇人不淑。今甚孤零也。余曰。何也。馬曰。初有一畫師名李仁者。來繪此曠野之圖。彼悅而嫁之。無何。反目離居。因其嫁時。未得父命。故其父弗恤。遂致父子相夷。余曰。彼則何以度日。馬曰。余與查灋是倜等。醵金與之。俾其購一機器以打字謀生。值此度日。庶免飢寒。言已。詢吾何故調查斯人。但吾未能輕信人。故詭詞以答。且以他言亂之。佯問符輦之腦何如。從此吾唯與彼論腦學而已。彼率

莫知吾問其人之故。吾與施樂盦結交有年。未嘗無所得也。嗣偕馬田牧歸
葩史宮。晚殮畢。馬與謙勵作葉子之戲。余獨坐書樓中。巴醴坡進加啡。余因
問其妻之弟余敦已去此曠野否。巴曰。自從三日前我餉其食後。迄今不見。
未知其去否。但吾正望其已去得安心也。余曰。汝餉彼食時。見之否。巴曰。不
見。但次日視之。則不見此物在矣。余曰。然則彼猶未去也。巴曰。或爲他人取
去。亦未可知。時余擎杯就脣。注視巴問之曰。汝謂更有他人在野間乎。巴曰。
然。余曰。汝曾見之乎。巴曰。未也。余曰。汝何知之。巴曰。前數日余敦告余有一
人亦匿於此。行踪詭秘。但非爲逋囚。吾聞之甚憂。言時顏色盡變。余曰。吾于
此事殊無關係。但與汝之主有關係者。我必願聞之。吾今來無他事。愛汝主
耳。汝憂何事。無妨告我。巴喟然嘆曰。此野間必有人設詭計以謀害。吾甚望
謙勵君復如倫敦也。余曰。汝何以憂慮至此。巴曰。君試思查灋公之慘死。非

極不幸之事乎。又試聽晚間曠野之異聲。又試思此行踪詭秘之人。豈非欲陷葩史宮之人乎。我甚望謙勵有新侍人來。吾得卸此重任也。余曰。然則汝知此人爲何詭計否。巴曰。余敦云曾見彼一二次。但彼爲一詭秘之人。是以甚難知其所爲。余初以其爲警察。後知其亦匿于此者。但其人甚文雅。余曰。余敦云彼匿于何處。巴曰。余云彼匿于山邊之古石室中。余曰。然則何處求食。巴曰。余云彼役一童。每日取食于金枇。語訖。遂退。余起至窗前。唯見黑雲亘漠。叢木鳴風。如斯慘狀。吾在樓中。睹之尚且不堪。矧山間石室。更何堪也。彼究爲何讐。何事。而肯耐苦如此也。噫。曠野之外。石室之內。即此案之中心點也。倘能得之。則其餘可勢如破竹。吾明日必竭力尋之。決不虛度此光陰也。

以上余繕尺牘二通。日記二則。以代紀事。以後之事。已深印余腦中。故今日隨筆記之。不假思索也。

十八日早。凌畢。予遂以昨日調查得之二事告謙勵。且邀其偕往金柅。彼諾之。繼思此事不宜宣揚。莫若余獨往尤易措詞。于是子然而往。及至金柅。遂下車叩羅娃門。一女傭出應入。見羅娃在廳事中打字。聞客至。輒而起迎。見余乃素昧平生者。低頭復坐。問余何意。余乍睹之。覺其姿首曼妙。光艷溢目。雙頰雖有微恙。但膚肌細膩。色奪玫瑰。洵可人也。洎細覘之。覺其眼含狡意。脣短齒露。未免稍損其美。及聞其言。亦非名貴。但當其間時。余不知所答。繼而曰。予幸得交于卿之尊父。羅聞斯言。訝而瞞視。予思冒昧來見。強以此言自作介紹。亦愧怍不置。羅曰。印之父子恩義斷絕。彼之友與印何干。苟非查灋公等見憐。印凍餒久矣。余曰。吾今來正爲查灋之事也。羅聞吾言。勃然變色。玉指嬌顫于打字機上。徐曰。查灋公有何事干印。余曰。豈卿不識斯人乎。羅曰。印曾云荷彼恩不鮮。印今日能自立者。亦彼之力也。余曰。卿曾與其尺牘。

投報否。羅一聞斯言。嬌嗔滿面。厲聲曰。子何出此言。余曰。吾今獨造卿。正爲卿名譽耳。言已。羅面如土色。默坐黯然。忽而起立。蛾眉倒豎。鳳眼圓睜。曰。子有何事問印。印今儘可告子。余再詰之。曰。卿曾投書于查灋否。羅曰。印曾投彼三書。謝其憐恤也。余曰。卿記發書時否。羅曰。不記憶。余曰。卿曾見彼否。羅曰。彼至金枕時。印曾見彼二次。余曰。卿見彼不過一二次。投書不過二通。彼焉能知卿苦而卹之。羅曰。是偶乃彼好友。是深知印苦。故以告彼。余曰。卿曾投書查灋約其私會否。羅嬌嗔愈甚。曰。子何爲出此言。余曰。吾固不願出此言。但不得已也。羅曰。印未有投書約其私會。余曰。查灋死之日。卿未嘗致書于彼乎。羅聞之。面如死灰。櫻吻顫動而不能言。余曰。卿忘之耶。吾試誦卿約彼之書中一二句。與卿聽。「君爲文人。望讀畢附之一炬。夜間十時。勿忘短扉之約。」此語非卿約彼之書乎。余意謂道破其事。彼必狼狽尤甚。詎

知其不然。當余言畢時。彼怒容頓霽曰。印既屬其焚之。今不爾矣。達人固如是耶。余曰。卿錯怪查灋耳。彼已火之。第有時雖焚之。亦有人能見之者。然則卿不能諱。是日投書約查灋也。羅怒曰。誠然。此固非恥。印何必諱之。因印將有求于彼。故欲面懇之。彼必憐而佽印。是以發書相約耳。余曰。何故擇此時。羅曰。聞彼詰朝將之倫敦。數月始還。余曰。何事不約會于室。而在街耶。羅曰。豈有婦人而可獨造鯀夫之室乎。余曰。然則卿至時有何見。羅曰。印未嘗往也。余曰。何故。卿果未曾往乎。羅曰。未也。印可誓之。印不往者。緣有他事阻之也。余曰。何事。羅曰。此乃私事。豈可告君。余曰。卿與查約今具服矣。相約即在查灋慘死之時之地。卿今故諱踐約。則又何也。羅曰。實非誑汝。余反覆詰之。羅終不語。爽約之故。余起曰。卿今不明以告我。吾將訴于警察。恐不利于卿。倘卿果無秘事。何故令查灋焚其書。羅曰。子旣讀此書。當知其故。余曰。吾何

嘗得讀卿之書。羅曰。頃君誦者非歟。余曰。乃灰燼之餘。僅睹札末一二語耳。卿究緣何事令查灋焚之。羅曰。此乃私事。何能告子。余曰。然則必有陰謀。不欲人知者。羅曰。若子知印遇人不淑。則知其故矣。余曰。吾嘗聞其畧。羅曰。印厭來仁之爲人。故與其分居。彼復逼再與同居。印不願。彼訴于公庭。有司偏見。弗得直。印思欲與之離婚。非籌一訟資不可。因素聞查灋公慷慨。若面訴之。必能飲印故厲書約其相會耳。余曰。後何故爽約。羅曰。因其時印已得他人之俠也。余曰。何以不馳書告其爽約之故。羅曰。印本欲如此。但翌日報章已宣佈查灋慘死矣。羅娃今日之言。首尾如一。余反覆詰之。終無異詞。但今日聽其言。唯知彼與其夫離婚。在查灋死時而已。吾後思彼若曾至葩史宮。亦不必不認。且金枇至葩史頗遙。往返非車不可。又焉能掩人耳目。諒彼之言。亦非欺我。余于是辭而出。細思其情態。必有隱而未吐者。彼何以聞吾言。

而顏色數變。何以吾每一問彼必不遽答。必俟吾逼之始言。何以查澧死後。彼緘口不言。此中必有不便于彼者。今徒思無益。莫若再尋石室中之人。但舉目四顧。亂山之中。石室糾紛。吾安能一一遍尋。唯至其曩夕所立之山下。四周尋之。或可得也。若得見其人。吾能持鎗挾之。逼其盡吐。彼究爲何許人。何以跡吾至此。昔在倫敦。人叢彼能竄脫。今在僻壤。胡容彼遜哉。若彼不在室中。吾必匿而遲之。施樂盒失彼于倫敦。吾能禽彼于此。豈不堪快。詎知遍覓卒不得其所。興致盡喪。我行將歸。及過鯉鳧宮。適符輦立于門外。見余過。邀余停驂小憇。彼言時謙恭不置。異于平日。予因聞彼虐其女。未免鄙其人。但予斯時。甚欲棄車徒步。于是下車。命畢堅御車先歸。隨符輦入。符謂余曰。今日吾獲二快事。君應慶余。余曰。何也。符曰。吾素願人知守法律。且使人知此有一人專窺不守法律者。故曾爭于麥德倫 Macdonald 之園中闢一衝衝。

使顯者知不能侵民間權利。復局閉泛窩人 Fernworthy 聚嘯之林園。使彼勿以此爲無主之地。任其聚遊。此二事已定案。皆吾得直。吾自訟柯靈公。
Sir John Morland 于園中發館有損他人之案得直。迄今未嘗有如此事之快也。余曰。君何以訟之。符輦舉一書示余。君試讀之。則知吾何如訟柯靈公。及當日之裁判也。此案耗吾二百金。但得直亦爲快事。余曰。有利君歟。符曰。非也。吾所爲之事。殊非利己。但爲公益計耳。吾知泛窩人。今夕必刻一本偶肖吾者。咀而焚之。吾之所爲。非不利己。且惹人咀咒耳。前已有人如此咀焚一次。吾以告警察禁之。但此警察甚腐敗。不能與我應得之保護。我已訟李靜 Regina。此事人皆所知者。吾早言之。彼等如此薄吾。後必悔之。今吾言驗矣。余曰。何也。符曰。此等鄙夫。吾不屑教誨也。余初聞其言。甚爲厭聽。故屢欲以他語亂之。漸聞其言近理。亦樂聞之。但素知其僻性。余着意聽之。彼反不

盡言。故漠然荅之曰。此亦閑事耳。符曰。尙有一要事。君知逋囚之匿處否。余聞其言聳肩曰。不知。君知之乎。符曰。吾雖未能確知。但可助警察擒之。余曰。君何由尋之。符曰。先尋其取食何處。則無不獲之也。吾屢見一人携食餉彼。余聞其言。爲巴醴坡寒心。此老好事。若其知之。必不利也。符繼曰。吾在臺上設一矚遠鏡。每日望之。必見其時。則有一童子經此。所攜之食。非餉逋囚而何。余聞斯言。不意來此。又獲所聞。豈非甚善。但吾不露聲色。彼所云之童子。巴亦言之。然則彼所疑者。非逋囚。而爲詭秘之人也。吾荅以早聞其言。免今日枉尋一遍也。但我欲再有聞。必須故作不信。因曰。吾意彼童乃牧羊人子。携飯以餉其父耳。符聞吾言。目瞪鬚聳如一怒狸。指窗外曰。君不見黑石山乎。此地爲此野石最多之處。那有牧羊者擇此地乎。君之言。眞可哂也。余曰。吾因未知其地。故有是語耳。符遂舞色曰。是以吾斷其如此。語次。忽顧窗外。

謂余曰。君見彼山邊之人影乎。余望之。見一山約距此數里。約略有一人影在其間。符即登臺。招余曰。來來。君可以目擊也。余從之。見彼伏于曠遠鏡窺之曰。屈臣速來看。稍遲則彼越山而過矣。余遂窺之。果見一奚童。肩荷物一小裹。適至山頂。其影若黏于天上。回環俛視。若恐人見。無何。緣山而過。遂不見。符曰。豈吾欺君耶。余曰。此童必作秘事者。符曰。彼所爲之事。雖村落警察所不知。吾亦斷不告之。望君亦莫洩漏。余唯唯。符曰。因村落警察薄我太甚。吾訟李靜之案。他日舉國皆知。必有人爲我不平者。故吾決不助此警察也。語畢。邀余小酌。余固辭。符又欲送余歸。余亦堅辭。遂出。符立門外送余。余于是糾道而往。及至頃。見童子所過之山巔。時日已西逝。半山闇翳。遙望夜色。迷茫。但見熊羆 Belliner 及槐神 Vizer 二峰歸焉。晚烟橫野。衆籟沈絕。唯有。一鳶飛于天末。四顧蒼茫。祇得吾與此孤鳶爲動物耳。尋此閭險之事。對此。

慘淡之景。我心爲之悚然。俛瞰山下。見石室環立。皆頽敗不堪。有一僅閉。風雨余一見之。不覺忻然。嘆吾今豈不得其匿身之所乎。遂下山潛步而行。室外之徑。醜石相夾。將及門。猶不聞人聲。豈彼藏於內乎。抑出外乎。余腦筋俱震。肺葉相擊。遂棄雪茄。按鎗之機關。疾行至門前。探首一望。空無人影。唯見其形迹。知有人居者。遂入。見室中有平石一塊。想爲昔人之臥榻。石上置一漆布。內裹一氈。石畔一鐵軄。炭爐尚存。室隅有炊具及清水半盂。烈酒半壺。錫罐數事。若無人匿此。物從何來。石几上又置物一裹。諒即吾頃于曠遠鏡所見童子背荷者。中有牛舌一。饅頭一。蜜炙桃二罐。吾看后。忽見下有一紙。削鉛而書。吾意取觀之。其言曰。

屈臣先生頃往金枕。

吾執紙凝思。莫喻其意。噫。豈斯人非偵探謙勵。而偵探予耶。此童必跡吾後。

故書以告彼也。余蒞斯土。出入未嘗掩飾。彼當盡知吾行止也。噫斯人何其詭秘也。彼所謀之事。吾輩竟不覺。今幸得之。亦偶然耳。吾意彼尙有書簡在。但遍搜之。絕無所得。且不能得別形迹。知其來此何意。回憶前夕之風雨。居此室者。其何以堪。彼究爲何事來此也。吁斯人之耐苦之性質。當不亞斯巴達 Sparta 之人也。余今必坐遲其歸時。日已沒。一望長天。赤霞如錦。回望吉臨之烟痕。葩史宮之塔影。渾如罨畫。雖對此佳景。亦不足以解憂。唯悄坐室中。屏息以待久之。忽聞石上跕跕之靴聲。初甚微。尋漸近。必其人歸矣。余遂隱身暗處。按鎗之機關。陡而聲止。少選復起。及見其影入門。忽言曰。吾親愛之屈臣。晚景如斯佳麗。曷出觀之。吾乍聞其言。以爲耳之妄聽。及神稍寧。貼則能辨其聲。咦如此聲音。世間唯有一人耳。余遂呼曰。施樂盒。彼曰。請出。慎願君之手鎗。余遂探首外望。見施坐石上。蒙面風塵。精神活潑。披絨衣。戴

輓帽。如一遊山之人。但其平素好潔。是以修雅亦如在家。見余甚喜。余遂至前握手曰。吾生平欣喜未有如今日者。施曰。君必不意今日見吾也。余曰。誠然。施曰。吾亦不意得見君在此室中。及此數武外。始知之。余曰。君見吾之足迹耳。施曰。不然。吾焉能從天下人足跡之中。獨斷爲君者。君若欲瞞吾。不吸此烟則可。蓋吾見路上有半截紙烟。上有屋仕街巴辣絲 Breasy 之肆名。故知君在室中。烟之餘燼尚在路傍。非君入時所棄者乎。余曰。然。施曰。吾素知君生平作事勇敢。故料君必匿身暗處。持鎗以待。余曰。誠然。施曰。甚善。但君何以知吾居此。想必月夜逐逋。因時見余立于峯頂乎。余曰。然。施曰。君遍尋石室而得此乎。余曰。非也。吾見君使之奚童至此。故迹之而來。施曰。君子符贊之囉遠鏡窺得乎。言已。行入室中。忻曰。阿來已餉余食矣。繼而視其紙。謂余曰。君頃往金枕訪羅娃乎。余曰。然。施曰。吾輩今查此案。不約而同。苟表

所見。破案非難也。余曰。吾甚喜君來。吾得卸此重任。不料君匿于此。吾猶以爲君在家爲某案纏身也。施曰。吾亦料君作是想。余曰。君既以此事委吾。又不能盡信于吾。吾意莫若君自查爲妙。施曰。君助予屢矣。此案更助吾不鮮。倘吾戲君。望君宥之。吾之潛來。亦爲君耳。緣此事叵測。故吾親來。若竟至葩史宮。所知亦如君耳。且吾來則敵人愈留心。今潛來窺查。所得多于在葩史宮倍計。吾雖匿跡。若事逼之際。必出俛君。余曰。何故不相告。施曰。君知之亦無益。或一不慎。被人知之。且知吾在此。必時來見訪。或命僕媵物。若此則他人何難知之。故吾挈阿來來。使彼每日齎餵頭一、新領一、來余。人生于世。有此二者。尙何必他求。且彼能代吾出外訪察。俛吾不少。余曰。然則吾日前發君之書。均無所用也。回憶書時。何等苦心。且以代表人自詡。今聞君言。令吾興致盡喪。施遂從衣囊中取出書簡一束。曰。此皆君惠之書也。吾曾屬友代

吾轉寄諸書。故君惠者。吾遲一日賜耳。此事蹟繁。勞君盡心調查。感激罔極也。余初以施瞞吾而來。心甚不悅。繼而細思其瞞吾之故。乃不得已也。更聞其謙詞。拗怒爲喜。施見吾顏色無斂。曰。嘆。今君不復怒耶。請君告我。頃見羅娃有何所得。君之金粔。吾料必訪斯人。因吾已知斯人於此事甚有關係。縱子不往。吾亦當訪之。時遍野盡黑。夜氣漸寒。吾不能耐。遂邀施入室中。暗中對坐。以頃見羅娃如何形狀。如何談論。悉告于施。施著耳而聽。且間有一二語。彼須余復言之。語畢。施曰。吾昔未得者。今已得之矣。君知羅娃與是倜有切密關係乎。余曰。不知。施曰。彼二人恒私會。及書札投報。豈非切密乎。第吾欲得其關鍵。必須訪查其妻。余僥曰。是之妻何人也。施曰。君語我事不鮮。吾亦語一二以報君。白梨者。實是倜之妻也。余曰。君何遽出此言。君得毋誤耶。何以彼任謙勵悅其妻也。施曰。噫。君不見是倜之防閑乎。余曰。彼何故以妻

作妹。施曰。必有利于彼。余聞其言。固憶是倜態度之幽雅。豈料其宅心如此狠毒。細想之。則其面目未免有惡意。因問曰。然則在倫教述謙勵者。爲彼也。施曰。吾固以爲彼也。余曰。贊名之札。乃其妻所發歟。施曰。豈不然乎。賛目之贊事。今一旦發明。但未能得其實。亦半信半疑耳。因再詰曰。君何以知白梨乃其妻。施曰。君曾告吾云。是倜昔在國之北部設帳授徒。吾即因此調查之。果偵得北部昔有一館。罹灾中止。其師挈妻而遜。且聞其師酷好虫學。然則非是倜而誰。余曰。白梨既爲其妻已。則羅娃又何涉乎。施曰。君何不能察羅娃之情狀也。夫羅娃以是倜情摯於彼。且未婚。故欲離來。仁而適。是倜也。余曰。然則羅娃被其欺也。施曰。此則問羅娃始知。吾願明日偕君同往見之。君雖職守久矣。今當歸葩史宮也。時遍野闇黑。唯數點星光。熠_習而已。余遂起。灑行。再詰曰。是倜之所爲。究緣何故。施低聲曰。彼之詭秘慘毒手段。君今

姑勿問其詳。吾已張網羅以困之。更得君助。則彼必無可遁。但有一可憂者。倘彼先害謙勵。則無可如何也。須遲二日。則吾之策全備。此兩日間。君衛謙勵。須若慈母之護持赤子。今日君出調查此事。非謂不美。但吾願君勿出也。語次。忽聞一駭聽之聲。破夜寂而起。施躍起至門前。探首四望。低聲戒吾勿語。復細聽之。其聲初發甚怒。不知何來。繼而沈。知距頗遙。今則漸近漸猛也。施顫聲曰。在何處乎。如施之素稱鐵漢者。今亦爲之驚悚。余因從暗中指曰。在彼處乎。施曰。非也。彼處也。時其聲復作。較前尤近。且聲中又難以他聲。彷彿如音樂之有殺伐聲者。時起時沒。如潮流。如海嘯。施輒奔去。呼余曰。屈臣速來。若遲恐不及也。吾遂從之。狂奔之際。忽聞其聲。若發吾前。且有重物墜地聲。吾輩遂駐足聽之。寂然無聲矣。施蹙額頓地曰。遲不及矣。遲不及矣。屈臣君離職守。至有此事也。倘果遭不測。吾輩必代其復仇。語畢。遂于暗中向

其聲來處而犇。穿林踰壁而去。每至高處。施必四望。時黑甚。萬物模糊。施顧余曰。子有見否。余曰。無之。施指曰。此何物也。時聞有一悲慘之聲。起于吾輩之右。急視之。約畧見亂石之外。有一峭壁。壁下乃一坡。有一黑物伏于坡上。行稍近覘之。乃一人。寔地上。於戲。頃聞之聲。即斯人別世之聲乎。傷心慘目。有如是邪。施以手探之。眙愕之色屢作。遂取火視之。余一睹其衣。胆魄俱喪。蓋此衣即謙勵初訪吾輩時所衣者。視其腦後創痕甚深。血瀦溼溼。氣已絕矣。再欲視之。而火已滅。施不勝憤怒。余磨拳曰。此獸安在。吁。彼之死。吾使之也。吾焉能辭其咎乎。施曰。吾之責任較君尤甚。吾意欲張網周密。始擒之。詎知反殲我哲人也。吾一生作事。未有如此失敗者。但予已屢戒其勿獨出。焉知其不從吾言。余曰。已聞其聲。而不及救。豈非天喪斯人乎。葬今安在。惡人今安在。施曰。吁。慘哉。叔姪皆遭其害。叔則一見驚斃。姪則被逐而死。今最要

者爲捕此犬。及其主人。吾輩聞其聲耳。未見其形。且謙勵亦墜而殞。非犬噬死。但毋論其何如狡猾。明日吾必擒之。時吾二人立戶之左右。愁面相對。少焉月上。吾輩遂登峭壁。月色朦朧。見數里之外有鎧光者。即是倜之家也。余握拳向之曰。豈吾輩今夕不能擒之乎。施曰。吾輩羅網未密。彼之狡猾。罕有其匹。吾輩雖知其謀。未得其實。倘吾輩錯動一着。彼得逃其罪。余曰。然則今夕吾輩當何如。施曰。今夕唯有昇其戶歸而已。吾輩遂同下峭壁。復至戶傍。余睹之。不覺淚溢眼眶矣。徐曰。吾二人焉能昇其戶歸。語次。施低首視其戶。忽而躍起。執余手大笑。若作丹神之舞。余甚訝之。施素莊嚴。何作此態。豈其憤極而狂發邪。施大笑曰。有鬚。有鬚。余曰。有鬚乎。施曰。然。非謙勵乃余教耳。吾輩遂反其戶觀之。月下見其鬚直聳。面目可畏。較前于石罅時見之尤甚。唯猶記謙勵以其舊衣界巴體坡。巴以與余教。故其衣履悉爲謙勵者。如此。

罹禍亦可憐也。但彼之罪惡亦當受此報。余遂以此事告施。施曰。此衣即爲彼致死之道也。如此甚易見之。此獒必爲人以謙勸之物與之臭。然後縱之出。昔日于蘿深失去之靴。必爲此用。但此事猶有可疑者。何以余敦于暗中知獒隨其後乎。余曰。彼聞其聲。施曰。彼乃一凶暴之人。焉有聞一獒聲而致驚呼邪。且彼豈不畏人知其匿于此邪。諒彼必犇甚遠始呼救也。余曰。君以此爲異乎。豈知更有可疑者。君未知也。施曰。余覺無別異矣。余曰。非也。吾意此獒必不常縱于野。何以今夕縱之。是倜必度謙勸出野始縱之也。施曰。君之疑歸葩史可釋。吾之疑余敦已死。無從知也。但今吾輩將何以置此戶也。斷不能棄于此任狐狸食之。余曰。先移于石室。俟明日告于警察。何如。施曰。善。料吾二人儘可昇其至石室。言未已。見一人影迎面而來。其雪茄之光閃閃。月適照彼。視其行動逍遙。知必爲是倜也。彼見吾輩。駐步少還。復行。施低

聲曰。惡人來矣。毋露聲色。毋亂出言。否則吾之計殆矣。無何。彼至。謂余曰。屈臣先生夜將深矣。尚在野間何爲。豈有人傷乎。非謙勵歟。語次。行至戶傍。一睹不覺大驚。浩歎一聲。雪茄隨墮曰。何人。何人。余曰。逋囚余敦也。是倜勃然變色。俄而強壓制之。注視余及施曰。何慘也。彼因何而亡。余曰。彼或因從山上墮下而逝。吾適偕友閑步野間。忽聞其聲。是曰。吾亦聞其聲。是以至此。我甚爲謙勵憂。余聞其言。不能忍。遂問曰。君何獨爲謙勵憂。是曰。因吾曾約謙勵造余。殆今未見其至。我甚異之。及聞曠野之聲。吾能不爲其憂乎。言已。顧施曰。君聞其呼救時。尚有何聲否。施曰。無。君有聞乎。是曰。無。施曰。君旣無聞。何出此言。是曰。噫。君未聞妖獒之事乎。且吾嘗聞其聲。故疑今夕亦有此聲也。余曰。我等今夕未聞之。是曰。然則余敦之死。予以爲何事也。余曰。吾意彼困苦過甚。故致發狂。狂奔曠野。誤墜而殞。是曰。此甚近理。語時。吾覺其甚喜。

吾出斯言也。旋問施曰。施先生以爲何如。施頷之曰。君亦敏悞。是曰。自屈臣至此。吾已久望君來。君今至會其時。恰見此事。施曰。此事吾友所言無遺。予腦已印此慘事而歸倫敦。是曰。君歸乎。施曰。明日決歸矣。是曰。料君今日之來。必有所得。或可解吾輩之疑團。施聳肩曰。凡人作事。無不欲成。烏能常如人意乎。夫偵探當偵實事。謠言軼事。不足徵也。此案吾決不能尋已。施言之鑿鑿。但是注視之似未遽信。少選。顧余曰。吾本欲昇其屍至吾家。但恐驚吾妹。今吾意以物蓋其面。至明日告之警察。君輩以爲何如。吾與施皆從其言。事畢。是邀吾輩至其家小叙。吾輩堅辭始得免。是遂去。余亦偕施將歸。回顧猶見是側之影。徜徉漫步。既而不見。施語余曰。此案已在吾輩掌握中。彼何胆壯也。既害人矣。復出觀之。當其見此屍。而知非其人。彼之侘傺。吾不能爲之思議。吾昔曾語君。謂斯人狡猾。今果不謬。余曰。彼見君。余甚不悅。施曰。吾

初亦不欲彼見。但今雖見之。亦無所得。余曰。彼見君來。必變其詭計。施曰。理或如此。但凡狡猾之人。必自信其計巧。或彼以爲能欺吾輩。亦未可知。余曰。何不即擒之。施曰。今遽擒之。將何以証其罪。斯人之狡甚矣。若彼倩他人爲之。吾能捕其人。則得其口供。吾今縱能捕此犬。亦無口供。焉能証爲彼所聚以害人者。余曰。吾輩捕之。可與其對質于公庭。施曰。此皆懸想之事。多近于渺茫。焉能爲証。若至公庭。豈不令人嗤笑乎。余曰。查灋之死。可爲證乎。施曰。查灋之死。無一致命創痕。吾輩祇知其驚斃之故耳。堂上十二裁判官。一如廟中之木偶列坐耳。吾輩如何可使其能察此情。雖然。吾則知查灋死時犬尚未追及。夫犬不噬死者。故其屍無犬之齒痕。舍此何以爲證。余曰。然則今夕將如何。施曰。今夕姑聽之。且吾輩亦不能遽以此犬害死余敦。吾輩未嘗見此犬。雖聞其聲。猶不足據。吾輩今絕無把握。俟明日竭力尋之。余曰。君何

從尋之。施曰。吾意明日以此事罄告羅娃。彼或有以告。語畢。垂頭凝思。及至
葩史宮門。余笑謂施曰。今君肯入葩史宮乎。施曰。吾今毋庸隱匿也。但君切
勿以此事告謙勵。若語余敦之死。亦如告是個之言可也。君曾告吾明日是
個請謙勵至其家夜宴。吾輩不可先亂其心。喪其志。待明日臨事。彼不至驚
恐過甚。余曰。吾意亦如此。明日可聽其獨往也。語訖。遂入。謙勵見施忽然而
來。又無行李。訝甚。但渴望已久。今見之欣然色喜。即命僕治殮。治棲。殮時。吾
以頃之事。撰偽語以告謙勵。吾甫啓齒。巴醴坡聞之似癡。其不復累已。而其
妻則銀海崔蘭已。余敦雖爲一狼毒逋囚。但巴妻視之。猶如一頑童耳。夫人
死不獲一婦人之憐哭者。其人之惡。不可知也。繼而謙勵顧余曰。今日君去。
後予獨坐無聊。更耐之至。若非與君誓不獨出。吾必赴是個之約。作美消遣
也。施僥曰。君誠有美消遣。但吾意君亦不願吾輩憚君斷其首耳。謙聞之。睜

目呆視曰。何也。施曰。余敷衣君之衣。諒必君之僕所予。若警察見之。將不利君之僕。謙曰。無妨。此衣并無標識。施曰。如此則彼幸矣。君亦幸矣。因君輩知而縱之。不守法律也。若吾爲警察。當先捕此宮之人。嗣曰。前屈臣與我之書。多繁雜。謙儻曰。此案究何如。君有所得否。施曰。屈臣及吾來此。皆無所得。但不久此案當可破。此事雖顧。但有數要點。余尙須再尋。亦不久可得。謙曰。吾確聞此妖獒之聲。料屈臣已告君。可見此非凡犬也。且吾昔在美洲亦酷好豢犬。故聞其聲輒知其形。如君能以犬之銜鍊。及一索。捕此犬。吾則推許君爲第一偵探也。施曰。君苟肯佽吾。吾必能捕之。謙曰。君之命無不樂從。施曰。甚善。願君依吾言而行。莫問其故。謙曰。未識君命何如。施曰。苟君肯如吾言。此案不難破。語次。忽起立。舉頭而望。時鑑適照其面。見其目不他瞬。如一銅像。吾與謙勵僉問之曰。君何事。彼遂垂首似強壓其感情。但其目已露欣然。

之色。除指壁上之圖曰。吾偶睹此圖。甚悅之。不覺凝神注視耳。屈臣素謂余不識丹青之工劣。此乃其妒心耳。余之論繪事。與彼不同。吾心賞者。此等畫圖也。謙視施曰。吾不意君于此時尙暇論繪事也。吾生平唯好獸類。故易辨之。繪事則吾不知也。施曰。吾一見則知其佳否。此非堅彌 Kneiller 乎。此壯夫諒必爲禮賚 Reynolds 也。吾意此皆君先世之遺像。謙曰。然。施曰。君能一一知其名否。謙曰。巴醴坡曾告吾。施指曰。彼手執矟遠鏡者爲誰。謙曰。水師少將葩史公也。曾隨陸離 Rodney 大將軍征西身毒。綠衣手執一卷者。乃威廉公 William 當沙禮 Charles 君主與國會失和時。彼爲下議院主席。施曰。身衣黑衣而束帶之騎士爲誰。謙曰。斯人君應識之。此即遭妖彝慘禍之鴉哦也。余亦審視之。施曰。吾昔以其爲一武夫。詎知其溫文如是邪。第其目稍含邪意耳。謙曰。此誠其真容。賴後有題名。及一六四七年繪之款識在。施不復

言。唯注眎此像。終殮對之。余莫喻其何意。洎殮已。謙勣先歸寢。施遂擎燭照此像。顧余曰。子有所見乎。余遂觀之。見其羽冠龐然。白領巍然。薄脣冷眼。頭髮卷卷。眉宇間具一種威嚴之氣。施問余曰。君謂類何人。余曰。其顥畧似謙勣。施于是陟几上。左手擎燭。右手掩其帽及髮。視之則儼然。一似倜之貌也。余甚異之。施曰。余素工驗像。彼雖以羽冠卷髮掩飾。但吾亦能辨之。余曰。此居然是倜之小照也。何其異哉。施曰。誠然。此事奇甚。有若人所爲之。有若非人所爲之。噫。彼竟爲葩史宮之裔乎。余曰。彼欲冒葩史宮之裔。以謀奪其產業乎。施曰。誠然。吾昔亦莫喻其旨。何故謀害葩史宮之後。今觀其相。則可知矣。屈臣彼已在吾等掌中矣。明日彼必困吾之網中。亦如蝶入彼之網也。施驗畢。轉身大笑。施素寡笑。笑之必有所謀。今其大笑。是倜危矣。笑輒。遂各歸寢。

十九日夙興。施樂盦已起。笑謂余曰。吾輩今日必徹日忙也。吾之網已張矣。其網亦動矣。不俟明日輒能擒之。否則彼從網眼遁却耳。余曰。君今早曾出外否。施曰。吾已飭人以余敦之死報于警察。必不累君也。余曰。然則今將何爲。施曰。可往見謙勵語次。謙入。笑謂施曰。大將軍與謀士連籌于帷幄。今將何如。施笑曰。屈臣今可請令矣。謙曰。吾亦來請令。施笑曰。善。是調約君今夕宴于其家乎。謙曰。然。吾欲偕君赴之。彼兄妹俱好客。必喜見君。施曰。吾適有事。須與屈臣即返倫敦。謙訝曰。返倫敦乎。施曰。誠然。謙曰。此非樂國。君等所知。望君憐吾。幸勿遽去。施曰。吾等暫去無妨。惟君聽予之言可也。君今夕見是偶時。替吾輩道歉。謂吾輩甚欲偕君赴宴。奈忽有要故。不能不即返倫敦。但不久復來也。君須半記。以語是偶。謙強諾之。但余見其攢眉蹙額。知其甚不願吾輩去也。繼曰。君輩將何時起行。施曰。早殮後當去矣。請命車送吾輩。

往金柅趁汽車。屈臣留行裝以爲質。君勿慮吾輩一去不來也。語訖。顧余曰。
君當致書于是倜。告以不能赴宴。謙曰。吾亦欲偕君適彼樂土。不願留此也。
施曰。君獨留此。君之職也。君曾云必聽吾命。吾今命君獨留于此。謙曰。如此
則謹遵君命。施曰。更有一令。君當遵者。今夕君須乘車至是倜家。及至。即命
車返。以示酒闌必徒步而歸。謙曰。子然行野可乎。施曰。可。謙曰。君曾戒余不
可獨適曠野。何今不承權輿。施曰。吾命之必無虞。今夕君必須子身歸。謙曰。
君有命。胡不從。施曰。但君鄭重已命。則須取逕由。是倜家直至吉臨而歸。可
無虞矣。須牢記弗諛。謙唯唯。余側聽之。莫喻其旨。雖昨夕彼亦如此告是倜。
但當此最要之時。何吾兩人反離此處。洵令人索解。豈彼以給謙耶。祇得聽
之而已。洎殮已。吾輩遂辭謙。勵而出。二時至金柅之停車場。遂下車。命畢堅
驅車歸。回頭見阿來隅立。問施有何叮屬。施曰。子今趁此次汽車返倫敦。一

到即以吾名發一電報與謙勵。請其將吾遺下之日記。速郵寄吾家。今予先入問站長有電報與吾否。阿來遂去。少間齎一電報來。施命吾展視。余遂啓而誦之。其文曰。

電報已接。予准于五時半捧刊章至葉士銳 Westrade 啓。

施語余曰。吾今晨發一電報至彼。此乃彼之覆我者。彼亦一名家偵探。吾鑒今須彼飲之。語竟。阿來去。施邀余同訪羅娃。余遂與之偕行。泊至羅娃家。入見彼在機上打字。施即謂羅曰。吾今來乃察查澧慘死之事者。卿曩語彼之言。屈臣已告我。但卿尙有隱而未言者。羅怒曰。印無隱而未言者。施曰。卿已服曾約查澧矣。但因何爽約。卿何故譴之。羅曰。此印之私事。那能告子。施曰。吾實告卿。吾輩以此爲被人謀害之案。不料竟出于是。且波及其妻。羅訝曰。彼之妻乎。施曰。彼之詭秘。吾聞告卿。被殺者人咸以爲其妹。豈知實爲其

妻也。羅陡聞之。婢然傾坐。緊握椅柱。其纖纖爪甲。血色絕無。厲聲曰。彼之妻乎。彼之妻乎。彼尙未娶也。施聳眉搖首。羅曰。汝有何證據。施遂從囊中取出數紙示之曰。此小照乃其夫婦四年前在郁 York 時同映之者。彼雖署爲名爲尹德嘉 Vandeleur 之夫婦。但卿能識之。彼昔曾設帳。其學校名聖高禮華 St. Oliver's。此二紙乃當日名士序其事者。卿覽之。則知其爲是倜毋疑也。羅遂觀之。畢不勝婢婢。顧施曰。吁。印爲此鄙夫所欺也。彼教印離夫。彼即娶印。詎識其山盟海誓。竟等戲言耳。印昔以彼之所爲。皆爲印而作。豈知彼以印爲其驅使耳。如斯薄倖。印何必鍾情于此人。又何必代掩其惡。君今欲有所知。印必傾告。但印致書約查澧。實無謀害之意。印可誓之。施曰。僕亦信卿無是心。且重提往事。卿必傷懷。曷容僕言之。如有否者。乞卿發明。致書與查澧相約者。是僕使之乎。羅頷之。施曰。彼教卿求助于查澧。則可得離婚。

之書邪。羅曰。然。施曰。書既發。彼則教卿勿赴約歟。羅曰。彼云因此事而求貸于人。未免羞甚。彼雖貧。亦可傾囊次印。施曰。然則彼似摯愛卿甚。然而翌日。則聞查灋死乎。羅曰。然。施曰。查灋既死。彼則戒卿勿以曾約查灋之事語人乎。否邪。羅曰。彼云查灋死于慘昧。苟有人知印與彼約。則人將疑及印也。施曰。然則卿疑彼否。羅垂頭半晌。低聲曰。印豈不知其謀。但彼若誠摯愛印。則印何忍洩之。施曰。吾亦盡知其事已。卿知其謀。彼不死卿者。卿亦幸矣。吾今請辭。卿不久當有聞也。吾輩遂出。至停車場。遲倫敦汽車至。施語余曰。此案吾已盡得其底蘊矣。少間案破。君誌之。則又得邇來一空前奇案以餉世矣。凡攷究謀害案者。莫不以一八六六年郝麓蘆 Grodno 及燕德詢 Anderson 二案爲奇絕。詎知此案更有甚于彼。語次。汽車已至。葉士銳從頭等車中出。與吾二人握手成禮。今日見葉甚謙恭。不若昔之驕傲也。徐問施曰。有何賜。

敷施笑。因積數年之贖案。吾輩今遲二小時可破之。今請先往晚殮。葉士銳君素居倫敦。久受炭氣。今可吐于寥廓之野。復納清氣也。諒君未嘗來此遊。今之來。異日必不能忘也。遂往晚殮。畢。雇一車返祿豐。施卒未嘗以其計語余。令余滿腹狐疑。不知所措。施樂盦生平無缺點。唯與其共事。必待臨時。始以與策告人。緣其自負聰穎。好作驚人之態。且小心翼翼。每妨洩其機關。但與共事者。及攸彼者。咸苦其過于秘密。予與共事久。亦恒爲所苦也。但未有如今日之甚。默然對坐于車中。每欲問之。又碍圉人在側。若不問。則行事之時將及。猶未聞其策何如。洵令人納悶也。于是引領遐瞻。厲風刺目。顧盼左右。闌野蕭條。馬蹄一聲。車輪一轉。若告吾漸近演慘劇之舞臺也。無何。已過鯉鳧宮。將至葩史宮。吾輩遂棄車徒步。向瑪李廬而去。施謂葉士銳曰。君已携手鎗否。葉笑曰。吾旣衣袴。則夾囊中必有物在。施曰善。予與屈臣已早備

之葉遂翹首四顧。謂吾輩曰。入此慘淡之境。令人毛骨聳然。燈火入望者。誰家之宅第也。施曰。斯即惡人之窩也。今望君等銜枚潛步。吾輩遂如施言。悄悄行而去。約距其第十餘丈。吾輩遂止。施曰。此山恰爲吾輩藏身之所。余曰。吾輩伏此以待之乎。施曰。然。葉士銳請匿此石窟中。屈臣汝請其門徑。請以其室之形勢告予。宅後有窗者爲何。余曰。庖厨也。施曰。有燈者爲何。余曰。殮室也。施曰。其室牕幙適捲。君諳其徑。請潛窺之。余遂悄悄而往。至其園中。匿于堦壇之下。探首視之。見室中唯謙勵與是側對坐于一橢形几畔。各吸雪茄。凡上杯盤狼藉。是則高談雄辯。謙則默坐黯然少聞。是側他去。謙勵傾觴自飲。忽聞是側推門而出。拾級而下。吾于是隱而窺之。見其至園中一餘屋。啓鑰而入。聞一異聲發于屋中。片晌。是出而屬之。後進殮室。吾遂潛踪而返。以告吾友。施曰。白梨不在座乎。余曰。不在。施曰。舍殮室庖厨以外。絕無燈火。彼

在何處。余曰。不知也。是夕長空如洗。星月皎潔。遙望吉臨。霧起滃渤。捲地而來。月下觀之。彷彿雪野一碧。間有小峰。恰似玉山排列。施注視之。喃喃作恨聲。余曰。此霧不便吾輩乎。施曰。然。此足以破吾之籌畫也。矧今已十時。彼不久當出。吾輩能否達此目的。彼能否保其性命。唯視其出時霧已迷路與否。吾輩于是注視瑪李廬。目不稍瞬。忽見其厨窗乍掩。諒此時烹飪藏事。唯殞室尚有燈火。無何。霧氣漸侵其宅。窗裡燈痕。宛迷重幙。園中樹色。儼冕輕絲。嗣塊軋深埋。鑠斷其下。唯餘層樓若浮蕩于萬頃銀濤之上。施躁甚。手屢搥石。足頻頓地。俄而路亦盡失。漸及吾輩所立之處。余曰。曷不退後。擇高處立。施蹙之。吾輩遂退。奈何霧如潮湧。逐入而來。不覺已離其室半里有奇。施遂止。曰。遠矣。恐其不待至此。則殲我良友已。吾輩止焉。少間。聞有足聲。施曰。謙勵來矣。吾輩遂伏石後。聞足聲漸近。彷彿見霧中有一人影。嗣破霧而出。果

謙勵也。吾見其四顧一周。遂疾步而去。行時復頻頻回顧。若恐有人迹之著。俄而不見。旋聞施整鎗上機關。且曰。來矣。余聽之。聞有異聲發于霧中。時吾輩距霧約數丈。三人注視之。莫測有何妖物。從霧中奔來。余伏于施肘下。見其面雖有驚狀。而喜溢于色。忽而睜目。眙愕不勝。嗣聞葉士銳驚呼一聲。余急視之。見一龐然黑獸。衝霧而出。狀類獒屬。但其目光掣電。鼻息噴火。怪狀奇形。洵騎夢幻想所不及。見其迹謙勵之路。疾躍而去。吾輩乍睹之。方寸俱亂。不知所措。洎其已過。神稍寧貼。予與施發彈擊之。聞其猛痏一聲。諒必中彈。但仍狂走。第吾輩聞其聲。驚稍殺。蓋能擊之。必非妖物也。于是三人共逐之。余素與施競走。未嘗睹其有如今之速者。余脛力已竭。莫之能及。亦如葉之不能及余。狂奔之際。忽聞獒聲復作。且聞謙勵呼救之聲。洎余至時。獒已撲謙勵于地上。將齧其喉。施連發五彈。獒始倒斃。余喘息未定。疑其佯死。更

發一彈擊其首。始知其非詐也。回顧謙勵。昏迷在地。施解其領視之。幸無創痕。有响。謙勵目微張。身微動。遂以白蘭酒灌之。少選漸蘇。張目呆視。轉瞬見獒在側。卒爾驚呼。施慰之曰。獒已斃矣。毋庸懼也。余細視厥獒。見其怪狀。洵令人畏。且莫知其爲何種之獒。但其猛惡則儼然一母獅也。今雖死而目鼻尙有光。吾試捫之。指忽生光。因謂施曰。嘆有燐質乎。施遂臭之。曰斯人之狡猾甚矣。以燐質塗其鼻。予早知其爲一烈獒已。但未知更有如是詭計也。語次。謙呻吟曰。今日予獲再生。荷君等浩恩罔極也。施曰。雖能拯君。但不免使君受驚太甚。君今能起立否。謙曰。望更飲我以白蘭酒。或能興。但予起將何爲。施曰。君已驚怖過甚。不宜更勞。唯少俟。吾輩當扶君歸。謙勵屢欲自起。奈四股戰栗。卒莫能爲。吾輩遂扶之坐石上。施徐謂之曰。請君少待。吾輩今須往逮其人。謙頷之。吾輩遂舍謙勵而去。施曰。今姑且一行。諒必無濟。頃吾

輩發鎗。彼必聞之。彼則知其詭謀被人窺破。余曰。距非近。且霧重。或未聞。施曰。否否。彼必隨葬而來。若謙勵死。烈葬藏。謙勵生。彼則遜。固無疑也。第吾輩亦當搜索其室。洎至。見其門大張。吾輩持鎗闖進。彼僕不知何故。隅立瞻視。時宅中唯殯室有燈火。餘皆默然。施將宅中之鎗遍然。一一搜索。卒無踪跡。唯樓中有一室扃鐍。葉曰。此中必有人在。吾已聞其聲。余聽之。果聞內有悲切之聲。施遂壞其魚鱠。推闥而入。見此室乃一博物室也。四壁按琉璃置枯螢蠅蝶。羅列其間。室之中央一巨柱。一人縛其上。約束重重。莫辨男女。唯見其一雙淚睫而已。吾輩解之。乃白梨也。睹其眉背斧痕密布。施曰。噫。何野蠻至此。葉君尙有口齒。地酒否。遂扶之坐。以酒飲之。嗣見其轉淒慘之淚眸。動矯顛之枯腔。曰。彼安否。能逃生乎。施曰。彼惡已極。安容其遜。白梨曰。君誤矣。印問謙勵公也。余曰。謙勵無恙。白梨曰。烈葬安在。余曰。已擊斃矣。白梨曰。幸甚。

語次。持櫻示吾輩曰。卬被其虐。豈不甚歟。余視其瓊臂上。創痕紅紫。幾無完膚。余曰。何其殘忍也。白梨曰。彼豈以卬爲伉儷乎。實視卬爲一厭棄之玩物耳。施曰。僕亦知卿被其虐甚矣。但彼今安在。盍以告僕。或能爲卿復仇。白梨曰。吉臨小塢中有一古時壯穴。彼久已經營。以爲藏身之所。今彼必竄匿于此耳。施于是推窗視之。曰。如斯霧重。怎往吉臨。白梨曰。此塢之險徑。唯彼與卬知之。倘卬導君輩往。必克捕之。今病未能也。且濃霧四塞。亮彼亦莫能認。其標識。或陷于阱中。施遂屬葉士銳留守是宅。余與施往扶謙勵歸。既歸。遂以是惆之陰謀告之。且語白梨被其虐之甚。謙勵聞之。不勝惋惜。謙因驚怖過甚。遽獲疾。遂思安息。吾輩亦就寢。

二十日宿霧盡歟。天氣清明白。梨偕吾輩之吉臨。同行欣欣。俠他人以捕其夫。也是惆之虐妻。于茲可見。洎至吉臨坎畔。路極泥濘。白梨難往。遂以其中

標識一一告吾輩。吾輩遂往。見其中錯楚荒榛。縱橫匝地。腐草敗葉。蒸鬱逼人。且多泥坳。動輒沒胫。隨其標識而入。乃一崎嶇陻徑。殊爲難行。忽見草上一物。施探手拾之。偶一失足。幾陷于阱。幸余持之獲免。視其物乃謙勵在蘿深時所失之靴也。余曰。必是偶所棄者。施曰。彼必以此靴引厥獒。故遁時猶携之。至此始棄。可知彼曾至此也。及入塢中。果見一古時牛窟。中有鏽敗車輪。及傾壞銅鑪數事。可證爲昔日之牛穴無疑。更有鍊索、燐質、顏色、及食餘之骨。中有一小獸之腦殼。尙存小許黃毛。視之乃馬田牧所失猗狹之骨也。亦可證其豢獮葬于此。施曰。彼豢獮于斯。亦固其所。第莫尼其聲。故日間亦時間之。可見彼非有用之時。必不置于家中。顏色、燐質、等物。必以飾獮葬者。彼欲飾之以敷告日噬鴟噭之妖葬也。故能令人一見驚斃。縱不死。亦必以其爲妖物。不敢窮究。吁。斯人何其狡猾也。但今遍塢搜尋。卒不見其踪跡。諒

彼必因霧中迷路。葬身于阱中已。

自從二十日往吉臨塢中。遍尋不得是個踪跡。諒其必因霧迷而陷于阱中也。但詰旦。余與施樂盦歸倫敦。遂有郊活 *Upwicks* 及夸痕 *Carrick* 二案。施終日櫟棲。不皇以此案之厓末告余。余亦不敢問之。恐亂其心。洎十一月杪。一夕謙勵與馬田牧造訪。圍爐談次。謙因叩怪獒案之顛末。施曰。偵邏此案實匪難。但茫無端倪。故至費此時日耳。及吾見白梨。則盡知其底蘊。君今欲知其詳。請讀吾筆記中之二字編。則知之矣。謙曰。望君語吾可乎。施曰。可。唯恐未能備述耳。凡人每爲事時。過于深切。固易忘之。故律師每辦一案。必將其事全印腦中。以便駁詰。及歲事。越一二來復。彼必不能盡記憶也。故吾亦然。今請以吾調查得者告君。夫是偶實爲查澧公季弟樂家之子。蓋樂家死於美洲也。人僉以爲彼未婚。詎知其已娶。且還一子。仍其父名。及長娶白梨。

後因織用公歟。遁歸英國。易名爲尹德嘉。歸時與榜里驛 *Fraser* 同舟。語相
得。遂。值榜里之運動而同設帳于郁。榜里久有癆疾。無何卒。遂中輶。彼于是
又易名爲是倜。携餘贊至國之南部。彼生平酷深昆蟲之學。于英國博物院
頗有名望者。嗣值得葩史宮產業甚豐。故卜宅于葩豐。得與葩史近。且與查
澧結交。得知查酷信異端。深懼妖弊。彼于是得計以害查澧。且人莫疑及彼。
者。計定。遂至倫敦祿仕。家得一烈獒。潛携歸。人莫知之。彼固好捕昆蟲。
故知吉臨險地中之一塢。遂得叅葬之所。且以燐質塗獒首。僞作妖物。常携之。
伏暗陬。以待查澧。故農人得見之。奈何查不夜出。彼復挾白梨誘之。白不聽。
雖加凌辱。志卒不屈。是無如其何。遂僞爲鰥夫。以媚羅娃。羅被其惑。因令其
致書約查澧。繼又尼之勿往。彼遂得達其目的。此謀唯白梨知之。羅娃疑之。
但此二人咸在其權勢中。故雖知之疑之。彼亦毋恐。既害查澧。尋聞君將歸。

嗣位。遂如倫敦。欲不待君至葩史輒害之。白梨素惡其所爲。故恐留在家中。洩漏其事。遂携之偕往。居于薛氏 Hedgehog 旅館。且囚白于複室。已則作僞以掩面目。而潛尾馬田牧所之。自知其將不利。查澧公之詰嗣。故欲致書。以警之。但素畏其虐。設一旦爲其所察。胡能生存。故裁倫敦時報之字。而成廢名小札。牋筒故作潦艸之書法。欲令人莫辨爲彼所作者。是僕固欲以葬君。故急欲得君之靴履。遂重賄旅館之饌。而織之。僕不解其意。誤頤新眷。故是令反之。復織舊者。吾故知其以葬謀害。凡事出于常情之外。理當細察。是以最令人索解者。一知之。則其餘明于視指掌之紋。是僕之奸狡。非獨欲謀葩史宮之產業而已。三年來國之南部。已有四大案未破。是以是敢肆其狼毒而無畏。子試思其當被吾見彼尾君之時。彼幸遁脫。猶敢冒吾名以告。南人。胆何壯哉。僕從此已知吾負遷此事。則必難于倫敦施其手段。故返椎

樓而待君歸。詰次。余櫟曰。當是禍肇倫教時。何以處置此葬施曰。此亦要點。
姻怪君問。吾亦細察之。是雖詭秘。不背與人同謀。但來倫教時。斷不能無人。
代篆其槨。爰有符輦之僕名衛生利 Antony。者。與是結交有年。衛生利諱
爲西班牙人。蓋衛生利之名。即衛遜尼 Antoni 之變音耳。彼操英語雖熟。但
音未免微弱。吾曾見彼于吉臨。自案破後。不知所之。當日是必以葬託其代
篆。然彼或不知是篆之何爲。亦未可知。當君輩之禱豐後。吾反覆察其匿名
小札。聞牋中含馥郁之氣。察之。乃茉莉香水也。世間有七十五種香氣。業偵
探者。當知之。吾曾歷數案。因識其香。而得其人。故吾聞其樹之香。知爲婦人
所作者。且知禱豐美姝無幾。唯是有一妹。吾旣偵知有一烈葬。有一少艾。故
雖未至禱豐。而約略知爲是個所爲。吾故盡心力以調查之。偷吾與君輩同
行。則令彼益審其計耳。至于吾在禱豐所受之苦。不若君等所料之甚。蓋吾

乃居于金柅。窺要時始至野。阿來則僞作一邨童與吾同往。且供給吾之衣食。我窺是僨之行爲。阿來則窺屈臣之行爲。故屈臣所爲之事。吾亦無不知之。屈臣惠我之書。亦多俛吾。尤以論是僨兄妹一書爲最。吾值此更知是僨之爲人。雖先未免爲疑。余敦及巴醴坡。稍亂我心。但不久知之。當君等在月下旬。見吾立于峰巔之時。吾已盡知其事。但無從訟彼。至于誤害余敦。亦不能得確證其罪。故不得已。祇有以君誘之。吾始克破此贊案。而逼其自盡也。但累君受驚不淺。且幾羅不測。吾甚恨辦事不善。但我初不料厥黎之凶惡如斯。使吾乍見之。不知所措。又不料有霧。使黎突然而來。尤爲驚怖。然得破案。亦幸事耳。今君與馬田牧將遊歷寰球。不徒得豁眼界。直可消胸中塊壘。君摯愛白梨。今知被其鑄張耳。侘傺何如也。夫白梨誠一順婦。雖不肯與夫同謀。但亦不敢不聽其夫之呼爲妹。雖屢欲告君。而終不明言。且是僨防閑尤

密。雖以之誘君。唯一見其與君私語。輒怒。頓忘初計。及再思之。又不能不謝罪。且告將以妹女君。洎乎欲害君之夕。白必與之諂讓。因諂讓而動怒。故縛之于柱。使不得復見君。欲待事竣。白梨則無可如何也。吾今未復看筆記。恐所述者未能備舉。余曰。彼若害謙勵公後。則將何以謀其產業。將何以言其爲葩史宮之裔。彼既久居于此。而絕未言及。一旦而認爲葩史之裔。以承其產。能不動輿論乎。施曰。此誠最難之間題。但白梨曾告吾。是欲謀葩史家產。有三策。一則復回美洲訴諸公庭。謂彼爲葩史宮之裔。二則改服暫厲倫敦。俟數月後出。三則賄人爲證。謂彼確爲葩史之裔。彼之狡猾。何慮其無計乎。余與謙勵馬田牧僕題之。謙馬二人既去。余遂濡筆識之。以成此案。

右記繫一書爲韓琦 *Chenique* 所作。韓乃英倫當世之大文豪也。年甫壯歲。而平居著作。言盈百萬。曾以文譽膺列爵之賞。由是大名鼎鼎。震于

寰宇。比年疾當道之清憲。偵探之昏聵。坐令狡猾之徒。作奸犯科。而莫能察。故託屈臣之名。而作施樂盦偵探案。以狀當時上下社會之情形。且意謂倘得一人如施樂盦者。則奸宄不作。若猶不靖。亦斷無苟免之理。噫。以世稱文明之英國。尙且如此。吾國更何如也。余有慨于斯。爰泚筆譯之。甲辰臘八日成城子識于大我堂。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廿二日初版

定價三角



譯者人鏡學社編譯處
發行所人鏡學
印刷所廣智書局

